# 豐鎬考信錄

一

# 叢書集成

## 初編

主編者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 豐鎬考信錄

(一)

崔　述著

本館據幾輔叢書
本排印初編各叢
書僅有此本

# 豐鎬考信錄卷一

后稷不窋附

厥初生民。時維姜嫄。生民如何。克禋克祀。以弗無子。履帝武敏歆。攸介攸止。載震載夙。載生載育。時維后稷。誕彌厥月。先生如達。不坼不副。無菑無害。以赫厥靈。上帝不寧。不康禋祀。居然生子。誕寘之隘巷。牛羊腓字之。誕寘之平林。會伐平林。誕寘之寒冰。鳥覆翼之。鳥乃去矣。后稷呱矣。實覃實訏。厥聲載路。誕實匍匐。克岐克嶷。以就口食。蓺之荏菽。荏菽旆旆。禾役穟穟。麻麥幪幪。瓜瓞唪唪。誕后稷之穡。有相之道。茀厥豐草。種之黃茂。實方實苞。實種實褎。實發實秀。實堅實好。實穎實栗。即有邰家室。（詩大雅。）

赫赫姜嫄。其德不回。上帝是依。無災無害。彌月不遲。是生后稷。降之百福。黍稷重穋。稙稺菽麥。奄有下國。俾民稼穡。有稷有黍。有稻有秬。奄有下土。纘禹之緒。（詩魯頌。）

思文后稷。克配彼天。立我烝民。莫匪爾極。貽我來牟。帝命率育。無此疆爾界。陳常于時夏。（詩周頌。）

〔附錄〕姞吉人也。后稷之元妃也。（左傳宣公三年。）

史記周本紀云。后稷母曰姜原。出野。見巨人跡。心忻然欲踐之。踐之而身動如孕者。居期而生子棄。其說蓋因大雅履帝武之文而附會之者。鄭氏箋詩。遂用其說。至宋歐陽永叔蘇明允出。皆從毛氏。以爲從帝嚳之行。而駁史記鄭箋之非。然後經義始明。聖人之誣始白。而朱子作詩傳獨從

鄭氏且云古今諸儒多是毛而非鄭然按史記亦云然則非鄭之臆說矣又云稷契皆天生之非有人道之感不可以常理論也漢高祖之生亦類此又引張子厚之言云天地之始固未嘗先有人也則人固有化而生者矣蓋天地之氣生之也余按生民之初固由氣化然氣化則純以氣化必無以半形半氣相雜而化者氣既可以爲父寧獨不可以爲母而必待人然後能孕乎氣化如蚤虱生於土生於襦之縫不生於雌之腹中也形化如雞鶩無雄則卵而鶩矣故凡不本於雄則必不孕於雌若孕於雌必本於雄無古今無靈蠢皆若是而已矣且鳥卵者氣耶形耶人之精血爲人道鳥之卵何以獨爲天地之氣乎巨人者何耶鬼神耶則不得有足跡有跡是有形也有形是亦一物而已安得爲天地之氣乎凡物皆以同類相交爲正異類相交爲妖況不待交而但以卵與跡是戾氣之所鍾耳丹朱馮身龍蔡孕女其說雖不經然其意猶以爲妖也吞卵踐跡何以獨得爲瑞乎至於漢高之生母與龍交亦出史記說耳不得卽以遷言証遷言也假令果有此事則其母爲不貞而太公不得爲高帝父矣若之何欲以此誣聖人哉天主之教邪教也其說荒誕難憑故自誣其始爲教之人曰不父而孕儒者不當爲是言也況其所稱者女也非婦也則是猶以有夫者爲不可也儒者何反不逮焉由是言之毛鄭之說是非判然朱子乃以史記之故獨非毛而從鄭遷與康成皆漢人也出之鄭氏爲臆說出之司馬氏獨非臆說耶司馬氏之誣多矣其顯與經傳異及前後自相矛盾者無慮數百奈何欲盡以爲實乎甚矣說之貴於怪也怪則人信

之不怪則人不信之矣。嗟乎。蘇明允之議論。紕繆者蓋不乏矣。朱子之解經。最爲純粹者。然至稷契之事。則蘇之論反純粹。而朱子之說反荒唐。斯誠理之不可解者矣。故今不載踐跡之事。說並見前商契篇中。

〔補〕昔我先世后稷以服事虞夏。及夏之衰也。棄稷弗務。我先王不窋用失其官而自竄於戎翟之間。周語

〔附錄〕文武不先不窋。左傳文公二年。

〔備覽〕不窋卒子鞠立。鞠卒子公劉立。史記周本紀。

史記周本紀云。后稷卒。子不窋立。帝王世紀云。后稷納姞氏。生不窋。後世說者遂以不窋失官爲在太康之世。余按國語云。昔我先世后稷以服事虞夏。譙周云。言世稷官。是失其代數也。若不窋親棄之子。至文王千餘歲。惟十四代。亦不合事情。史記正義又引毛詩疏云。虞及夏殷共有千二百歲。每世在位皆八十年。乃可充其數耳。命之短長。古今一也。而使十五世君在位皆八十許載。子必將老始生。不近人情之甚。以理而推。實難據信也。以此二說觀之。則不窋之父。乃棄之裔孫襲爲后稷者。不窋非棄子也。國語所稱夏衰。蓋謂孔甲以後。謂在太康之時。誤矣。故今不從本紀世紀之說。

公劉高圉亞圉附

篤公劉。匪居匪康。廼埸廼疆。廼積廼倉。廼裹餱糧。于橐于囊。思戢用光。弓矢斯張。干戈戚揚。爰方啓行。篤

公劉于胥斯原既庶既繁既順迺宣而無永歎陟則在巘復降在原何以舟之維玉及瑤鞞琫容刀篤公劉逝彼百泉瞻彼溥原迺陟南岡乃覯于京京師之野于時處處于時廬旅于時言言于時語語篤公劉于京斯依蹌蹌濟濟俾筵俾几既登乃依乃造其曹執豕于牢酌之用匏食之飲之君之宗之篤公劉既溥既長既景迺岡相其陰陽觀其流泉其軍三單度其隰原徹田爲糧度其夕陽豳居允荒篤公劉于豳斯館涉渭爲亂取厲取鍛止基迺理爰衆爰有夾其皇澗遡其過澗止旅迺密芮鞫之即（詩大雅）

按如篇首章云匪居匪康迺疆迺積迺倉此三句義相生蓋惟其不自安逸所以盡力於疆易之間而農事無不治惟其勤於農事所以歲豐禾茂積貯日盛也然亦非但此也通篇之文皆自匪居匪康來陟岡觀京度原徹田以至涉渭取厲何一非匪居匪康之事乎詩人誠善於立言哉

按此詩則周之徹法始於公劉不始於武王也蓋自不窋竄戎以後地非安樂事多草創歷三世至公劉有令德而生聚亦漸蕃物力亦漸充於是始擇善地而遷立法定制以垂永久其後遂守之而不改耳綱鑑乃於武王克商之初書立徹法誤矣說並見三代經制通考中

首二章敍公劉經營遷國之事次二章言遷居於京末二章敍其疆宇之闢生聚之繁并記徹法所由始也前二章言京後二章言豳者京其建國之地豳則統一國而言之故至既溥既長之後始言豳也

〔備覽〕公劉卒子慶節立。史記周本紀。

本紀稱慶節立國於豳與大雅文不合。非是。

〔備覽〕慶節卒子皇僕立。皇僕卒子差弗立。差弗卒子毀隃立。毀隃卒子公非立。同上。

〔備考〕公非、辟方、高圉、侯牟、亞圉、雲都、太公、組紺、諸盩。索隱引世本文。

〔存參〕衞齊惡告喪于周。且請命。王使成簡公如衞弔。且追命襄公曰。叔父陟恪。在我先王之左右。以佐事上帝。余敢忘高圉亞圉。左傳昭公七年。

〔存參〕高圉大王。能帥稷者也。魯語。

按索隱所引世本之文。自公非至大王凡九世。史記周本紀則云公非卒子高圉立。高圉卒子亞圉立。亞圉卒子公叔祖類立。公叔祖類卒子古公亶父立。僅五世耳。帝王世紀以辟方爲公非字。雲都爲亞圉字。組紺諸盩爲一人名。卽公叔祖類也。余按。不窋下至文王。據本紀僅十有四世。其數之不符。前已辨之矣。然卽使不窋當夏末造。其世數亦仍不止於是也。不窋之竄在夏桀前。至文王時。不下六七百歲。安得每君皆享國至五十年之久乎。漢書古今人表以雲都爲亞圉弟。然則辟方侯牟諸盩皆當別爲一人。非其字矣。況毀隃以前。皆但舉其名。何以公非以後四世。皆兼舉其字。蓋史記因國語之文。而遺此四世。世紀又因史記之文而強爲說以曲全之者也。世本之文雖亦不能保無漏誤。然多此四世。則較之史記於事理爲近。故今列之備考。

大王卽公亶父王季卽季歷

史記周本紀稱大王曰古公。朱子詩傳因之曰古公號也。余按周自公季以前未有號爲某公者。微獨周卽夏商他諸侯亦無之。何以大王乃獨有號。書曰古我先生。古猶昔也。故商頌曰自古在昔古我先王者。猶言昔我先王也。古公亶父者猶言昔公亶父也。公亶父相連成文而冠之以古。猶所謂公劉公非公叔類者也。故今以公季例之稱爲公亶父云。

厥亦惟我周大王王季克自抑畏。（書無逸）

古公亶父復修后稷公劉之業積德行義國人皆戴之。（史記周本紀）

〔補〕大王事獯鬻。（孟子）

大王居邠。狄人侵之。事之以皮幣。不得免焉。事之以犬馬。不得免焉。事之以珠玉。不得免焉。乃屬其耆老而告之曰。狄人之所欲者吾土地也。吾聞之也。君子不以其所以養人者害人。二三子何患乎無君。我將去之。（同上）

民之初生自土沮漆。古公亶父陶復陶穴未有家室。（詩大雅）

按自公劉居邠至大王已十餘世矣。必無未有家室而尙穴居之理。況公劉一詩所稱几筵鞸琫厲鍛之屬服用咸備。亦絕不似穴居者。然而此詩乃云爾者。疑大王去邠之後。先暫居於沮漆之上。陶復穴以棲身。迨定居岐山。始築宮室耳。公劉篇中亦無一言及沮漆者。則似沮漆非邠地也。

故今錄此章於去邠之後。

古公亶父。來朝走馬。率西水滸。至于岐下。爰及姜女。聿來胥宇。周原膴膴。堇荼如飴。爰始爰謀。爰契我龜。曰止曰時。築室于茲。同上。

去邠。踰梁山。邑于岐山之下居焉。邠人曰。仁人也。不可失也。從之者如歸市。孟子。

迺慰迺止。迺左迺右。迺疆迺理。迺宣迺畝。自西徂東。周爰執事。乃召司空。乃召司徒。俾立室家。其繩則直。縮版以載。作廟翼翼。捄之陾陾。度之薨薨。築之登登。削屢馮馮。百堵皆興。鼛鼓弗勝。迺立皐門。皐門有伉。迺立應門。應門將將。迺立冢土。戎醜攸行。詩大雅。

朱子論語註云。太王之時。商道浸衰。而周日彊大。季歷又生子昌。有聖德。太王因有翦商之志。而太伯不從。太王遂欲傳位季歷以及昌。太伯知之。卽與仲雍逃之荊蠻。夫以太伯之德。當商周之際。固足以朝諸侯有天下矣。乃棄不取而又泯其迹焉。則其德之至極。爲何如哉。其後元金仁山駁之。以爲非是。而近世稼書陸先生復申朱子之意。以仁山之說爲謬。余按。太王欲傳季歷以及昌。其說本之史記。史記但載太王言云。我世當有興者。其在昌乎。初未嘗有太王欲翦商之說也。朱子從而增之。以爲太王當已之身卽欲奪商天下。誤矣。仁山駁之。是也。且其辨亦甚明。而後儒猶云云者。無他。震於孔子至德之稱。以爲避弟之節小。存商之義大。故不肯舍彼而就此耳。夫論古之道。當先平其心而後論其世。然後古人之情可得。若執先入之見。不復問其時勢而但揣度

之。以爲必當然。是莫須有之獄也。烏足爲定論乎。太王之事。詩孟子言之詳矣。詩云。古公亶父。來朝走馬。率西水滸。至于岐下。孟子曰。太王居邠。狄人侵之。去之岐山之下居焉。太王流離播遷之不暇。而暇謀商乎。詩云。天作高山。太王荒之。又云。帝省其山。柞棫斯拔。松柏斯兌。帝作邦作對。自太伯王季。孟子曰。文王以百里。是太王雖遷岐而生聚猶未衆。田野猶未闢。至於王季。始啓山林。文王然後蕃盛。而疆宇猶僅於百里也。太王之世。周安得日彊大哉。且使太王如果彊大。則何不恢復故土。逐獯鬻於塞外。以雪社稷之恥。乃返晏然不以爲事。而欲伐天下之共主。是司馬錯之所不爲也。太王豈爲之乎。記曰。君子素其位而行。不願乎其外。古之帝王。皆非有心於得天下者也。天與之。人歸之。不得已而受之耳。南河陽城之避。不待言矣。卽鳴條牧野。亦如是而已。受球受共以後。三分有二之餘。但使桀紂之惡未甚。猶不肯伐之也。況太王新造之邦。蕞爾之土乎。且夫太王天下之仁主也。當其在邠也。獯鬻無故侵之。而猶不與之角。事之不免。而遂去之。太王之心。亦可見矣。烏有喘息甫定。而欲翦商者哉。今論者但欲表太伯之忠貞。遂不惜誣太王以覬覦。但取其論之正大。遂不復顧其事之渺茫。過矣。凡已所有而以與人曰讓。人以所有與己而已不受則不曰讓。而猶或謂之讓。未有以不肯無故奪人所有而亦謂之讓者。天下。商素有之天下也。於周何與焉。而太伯得以讓之。若太伯可謂之讓商。則伊尹亦可謂之讓太甲。周公亦可謂之讓成王。諸葛武侯郭汾陽亦可謂之讓漢唐乎。然則非但時勢之不符也。卽文理亦難通矣。由是言之。

太伯自讓王季耳。與商初無涉也。曰。然則詩何以稱太王翦商。傳何以言太伯不從。論語何以與文王。皆謂之至德也。曰。孟子曰。說詩者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志。況閟宮一詩。語尤夸誕。僖公乞師於楚以伐齊。爲楚成衞又會楚於薄於宋。而此篇反謂之荆舒是懲。則莫我敢承。其敍現在之事。猶誣如此。況追敍數百年以前之事。烏在可信以爲實邪。左傳之文。史記嘗采之矣。晉世家云。太伯亡去。是以不嗣。以不從爲亡去。是所謂不從者。謂不從太王在岐耳。非有他也。杜氏始有不從父命之言。然云不從父命。俱讓適吳。則似亦謂立己之命耳。未見其爲翦商之命也。微子去之。箕子爲之奴。比干諫而死。三人之行不同也。而孔子曰。殷有三仁焉。太伯之與文王。何必同爲一事。然後可以同謂之至德乎。然史記太王欲立季歷之言。本不足信。後儒紛紛之說。實皆此言有以啓之。惜乎仁山之辨之未及於是也。說見後太伯虞仲篇中。

古公有長子曰太伯。次曰虞仲。太姜生少子季歷。季歷娶太任。皆賢婦人。（史記周本紀。）

古公卒。季歷立。是爲公季。公季修古公遺道。篤於行義。（同上。）

綱目前編。殷王小乙二十六祀。古公遷岐。又四十四年。當武丁之四十一祀。而季歷生。又五十四年。當祖甲之二十八祀。而文王生。是年古公卒。自遷岐至是。凡九十七年。又四十七年而後季歷卒。說者遂據此年以曲全朱子翦商之說。謂小乙之世。殷道已衰。故太王有翦商之志。賴太伯不從而逃之。是以武丁得以中興。余按。尚書無逸一篇。歷紀古賢君享國之久。自中宗、高宗、祖甲以

及文王。而於太王、王季。但云克自抑畏。不言其年。則是享國不甚久也。若太王享國百餘年。壽百有數十歲。季歷亦年百歲。何得周公皆畧而不言乎。殷自小乙至紂凡十世。去兄終弟及者二君。實凡八世。文王與紂同時。而太王乃在小乙之世。以三世當八世。此必無之事也。況遷岐之日。姜女同來。則季歷之生。太姜當不下六七十歲。舛誤如此。其可據之以定經義之是非乎。且姑無論其年之不足信也。縱使果然。而遷岐之後三年。武丁已立。檡楎猶未及擾。柞棫猶未及拔。翦商安得如是之易。季歷於後四十四年始生。文王於後九十七年始生。太王何以預知其有聖孫。而太伯又將讓之於誰乎。蓋太王原無翦商之志。而遷岐亦斷不在小乙之時。當在祖甲既沒。商政浸衰之後。是以獯鬻憑陵而無復有問之者耳。自庚丁至紂凡五世。則與周之三世前後相距尚不甚遠。而於理爲可信矣。學者知太王立國之時。商政已衰。自是遂不復振。然後商周之事。可得而論。

帝省其山。柞棫斯拔。松柏斯兌。帝作邦作對。自太伯王季。維此王季。因心則友。則友其兄。則篤其慶。（詩大雅。）

維此王季。帝度其心。貊其德音。其德克明。克明克類。克長克君。王此大邦。克順克比。（同上。）

竹書紀年有文丁（史記作太丁。）殺季歷事。後漢書註引紀年文。稱王季伐西落鬼戎。俘二十翟王。又伐燕京之戎。周師大敗。又伐余無之戎。克之。命爲殷牧師。其後又伐始呼之戎。克之。又伐翳徒之戎。獲其王大夫。而孔叢子亦言帝乙之時。王季以功九命作伯。受圭瓚秬鬯之錫。由是皇王大紀及

綱目前編皆采其文而世亦往往信之余按大雅稱周先世功德詳矣而於王季獨略惟皇矣之三章四章稱之然亦不過曰柞棫斯拔松柏斯兌而已曰因心則友克明克類克長克君而已然則王季乃謹愼愛民之主能修先業者原無多事功可紀也藉令果有爲牧之事克戎之功錫圭瓚秬鬯之典詩人何得不一述之而但稱其家庭之雍穆田野之墾闢乎王季之事雖不可詳考然以大王文王推之大王侵於獯鬻而事之而去之如無商也者文王伐密伐崇而取之而居之亦如無商也者則王季之世商政固不行於河關以西而是時周亦尚微不能自通於商也安得受商命而爲侯伯而見殺於商也哉且紀年以殺季歷者爲文丁孔叢子以命季歷者爲帝乙帝乙文丁子也季歷既死於文丁之世帝乙安得而命之蓋自詩書以外凡戰國秦漢之間言商周事者皆出於揣度是以互相矛盾而後儒猶欲據以爲實復爲說以曲全之疎矣嗟夫世之論周者於大王則以爲有翦商之志於王季則以爲爲商牧師侯伯而見殺於商於文王則以爲爲商三公而囚於羑里於武王則以爲父死不葬而伐商爲伯夷叔齊所斥絕似後世羈縻之屬國桀驁之君長若晉之慕容符姚宋之西夏今日修貢而明日擾邊弱則受封而強則爲寇者嗚乎曾謂聖人而有是哉蓋其所以如是說者有二一則誤以漢唐之情形例商周之時勢一則惑於諸子百家之言而不求之經傳故致彼此牴牾前後不符今但取詩書孟子言商周之事者熟讀而細玩之則其事了然可見周固未嘗叛商亦未嘗仕於商商自商周自周總因商道已衰政令不

行於遠。故周弱則爲獯鬻所迫而去之。周強則伐崇密之地而有之。聖人之事本自磊磊落落。但後儒輕信而失其眞耳。故今於諸家所言王季之事概不載。說並見前大王及後文王武王篇中。

公季卒子昌立。是爲西伯。（史記周本紀。）

文王上

摯仲氏任。自彼殷商。來嫁于周。曰嬪于京。乃及王季。維德之行。大任有身。生此文王。（詩大雅。）

思齊大任。文王之母。（同上。）

〔備覽〕文王在母不憂。在傅弗勤。處師弗煩。（晉語。）

〔備覽〕文王之爲世子。朝於王季。日三。雞初鳴而衣服。至於寢門外。問內豎之御者曰。今日安否。何如。內豎曰安。文王乃喜。及日中又至。亦如之。及莫又至。亦如之。其有不安節。則內豎以告文王。文王色憂。行不能正履。王季復膳。然後亦復初。食上。必在視寒煖之節。食下。問所膳。命膳宰曰。未有原。應曰諾。然後退。（禮記文王世子。）

此原文王之始。○帝王世紀稱文王龍顏虎眉。身長十尺。有四乳。余按。文王之聖以德不以形。且古未有影堂。何由得知其詳。皆後人之所附會耳。惟文王十尺見於孟子。然特曹交傳聞之語。不足據。孟子固曰。奚有於是矣。故今不錄。

穆穆文王。於緝熙敬止。（詩大雅。）

雎雎在宮。肅肅在廟。不顯亦臨。無射亦保。同上。

此文王修身事。○按詩書中稱文王之德者不可枚舉。且亦人所共知。無庸悉載。載此二章之文以見大凡。

文王初載。天作之合。在洽之陽。在渭之涘。○親迎于渭。造舟爲梁。同上。

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同上。

此文王宜家事。○詩周南自關雎以下五篇。序皆屬之后妃。朱子本之作傳。遂以文王太姒當之。余按齊、魯、韓三家。皆以關雎爲康王時作。而魯詩出於申公。史稱申公教無傳疑。疑者則缺不傳。當非無據而云然者。惟所云陳古刺今。則篇中初無此意。疑漢時其徒附會爲之。成康正當周道之隆。必世後仁。豈無君子。豈無淑女。而必以爲文王之世乃有之乎。且關雎取興於河洲荇菜。而岐陽距河絕遠。少水多山。風土殊不相類。葛覃之刈。卷耳之采。亦不似諸侯夫人事。恐未可直以爲太姒也。況序但言后妃。原未指爲何王之后。安得據此一言黜三家之說乎。朱子辨桓舟篇序云。文意事類。可以思而得。時世名氏。不可以強而推。至哉斯言。可謂善於讀詩者矣。獨於此五篇而必屬之文王太姒者。何哉。余從朱子之意。不敢盡從朱子之言。故於文王太姒之事。惟採大雅明白可據之文。而周南前五篇不錄焉。

天作高山。大王荒之。彼作矣。文王康之。彼岨矣。岐有夷之行。詩周頌。

文王以百里孟子。

此文王立國事。○按緜之述大王。皇矣之述王季。及此天作之述文王。其文互相首尾。蓋岐自大王疆理之。至王季之世而柞棫始拔。至文王之世而道路始平夷也。緜之八章。卽兼王季文王言之。故承拔兌之文。遂敍文王之事。然則謂大王王季之世。周已彊大者。其誣明矣。

惟文王尙克修和我有夏。亦惟有若虢叔。有若閎夭。有若散宜生。有若泰顚。有若南宮括。又曰。無能往來茲廸彝教。文王蹻德降于國人。書君奭。

按此文。則文王所以澤被生民者。皆由能用賢臣之故。不及太公者。蓋太公老始歸周。其後又相武王、成王。則在文王之朝當不甚久。故不列也。○先儒說二南者。皆謂文王徙都于豐。分岐故地爲周公召公之采邑。使周公爲政於國中。而召公宣布於諸侯。於是德化大成於內。而江沱汝漢之間。莫不從化。余按經傳二公皆至武王之世始顯。迨成王朝始分陝而治。當文王時。二公年皆尙少。況有虢叔閎夭之屬親舊大臣在朝。必無獨任二公分治內外。而反不任舊臣之理。況分故國之地。不以與諸弟諸大臣而獨賜二公乎。蓋由說者誤以二南爲文王時詩。故曲爲之解耳。今不采。

虢仲、虢叔。王季之穆也。爲文王卿士。勳在王室。藏于盟府。左傳僖公五年。

此文王用人事。○史記記文王臣有鬻子。劉向別錄云。鬻子名熊。封於楚。今所傳鬻子書。有與文

王、武王問答之語。列子及賈誼新書頗述之。由是世稱鬻熊爲文武師云。余按。書中所載問答之言。皆淺陋無深意義。亦多近黃老。明係後人之所僞托。且熊繹之事康王。楚靈王嘗述之矣。靈王好爲夸張大言者。若其祖果爲文武師。何容默而不述乎。故今不載。

文王卑服。卽康功田功。徽柔懿恭。懷保小民。惠鮮鰥寡。自朝至于日中昃。不遑暇食。用咸和萬民。（書逸。）

孟子書中載有齊宣王問文王之囿方七十里。有諸。孟子對以於傳有之。余按。文王懷保小民。惠鮮鰥寡。不遑暇食。其必無七十里之囿明矣。蓋春秋戰國間好事者有爲此說而筆之書者。孟子以爲囿之大小不足深辨。而仁暴所由分。在同民不同民。是以云然。且果芻蕘雉兔者皆得往。則是卽傳記所云山澤林麓與民共之者。豈得概謂之囿乎哉。故今不錄。

文王之治岐也。耕者九一。仕者世祿。關市譏而不征。澤梁無禁。罪人不孥。老而無妻曰鰥。老而無夫曰寡。老而無子曰獨。幼而無父曰孤。此四者天下之窮民而無告者。文王發政施仁。必先斯四者。（孟子。）

此文王勤民事。○韓詩外傳云。文王莅國八年。寢疾五日而地動。有司請興事動衆以增國城。文王不可。請改行重善。遂謹其禮節皮革。以交諸侯云云。無幾何而疾止。余按。文王、孔子。皆聖人也。孔子疾病。子路請禱。孔子曰。某之禱久矣。文王豈待遇疾遇災而後能改行爲善乎。且其所稱謹其禮節云云者。皆尋常之事。後世賢君之所優爲。不足爲文王貴。何待八年之後。始能遇災而自勉乎。國語列女傳皆謂文王生而卽有聖德。其言雖過。要必不至遇災變而始能爲善也。又其詞

意淺弱。乃後人所妄撰。故不錄。

混夷駾矣。維其喙矣。（詩大雅。）

〔附錄〕文王事昆夷。（孟子。）

尙書大傳。文王伐犬夷（或作昆夷。）在虞芮成後之四年。史記周本紀。文王伐犬戎（正義。犬戎。昆夷是也。）在虞芮成之明年。余按。緜之詩八章稱昆夷駾矣。九章稱虞芮質厥成。則其先後恐不當如大傳史記所列。或昆夷犬戎各一國。後人誤合之邪。故今依經次之。

虞芮質厥成。文王蹶厥生。（詩大雅。）

此與崇密之伐。未知孰爲先後。而尙書大傳及史記。皆以爲在伐崇密前。按虞芮在雍冀間。去周不甚遠。於理尙可通。今姑從之。

〔備覽〕虞芮之君相與爭田。久而不平。乃相與朝周。入其境。則耕者讓畔。行者讓路。入其邑。男女異路。班白不提挈。入其朝。士讓爲大夫。大夫讓爲卿。二國之君感而相謂曰。我等小人。不可以履君子之庭。乃相讓以其所爭田爲閒田而退。天下聞而歸者四十餘國。（毛詩傳。）

史記載此事與此傳小異。史記云。虞芮之人有獄不能決。乃如周。入界云云。又云。未見西伯。皆慙。遂還。余按。國各有君。虞芮之民。不得越其君而質於文王。入界而還。亦不得遂謂之質厥成也。似以傳說爲長。故棄彼而錄此。

密人不恭。敢距大邦。侵阮徂共。王赫斯怒。爰整其旅。以按徂旅。以篤周祜。以對于天下。依其在京。侵自阮疆。陟我高岡。無矢我陵。我陵我阿。無飲我泉。我泉我池。度其鮮原。居岐之陽。在渭之將。萬邦之方。下民之王。（詩大雅。）

僞周書言周王宅程三年。遭天之大荒。外紀亦稱伐密須後。都於程。余按。文王之居程。不見於詩書。史記詹桓伯之辭曾也。但稱魏駘芮岐畢。亦無有所謂程者。或謂程卽孟子所稱畢郢之郢。然既由郢遷豐。何得復卒於郢。或又以皇矣之度其鮮原。居岐之陽。爲遷程之證。然云岐陽。則是仍在岐山之下。未必別一地也。大抵春秋以前事多難考。或傳聞異詞。或傳寫異文。均不可知。不如缺之爲善。故不錄。

（附錄）密須之鼓與其大路。文所以大蒐也。（左傳昭公十五年。）

尚書大傳及史記復有文王伐邘事。按崇、密、昆夷之伐。皆見於經傳。而邘未有及者。不敢信其必實。且大傳在伐密前一年。史記在伐密後二年。其時亦不同。故今寧缺之。

帝謂文王。詢爾仇方。同爾兄弟。以爾鉤援。與爾臨衝。以伐崇墉。

史記周本紀云。崇侯虎譖西伯於紂曰。西伯積善累德。諸侯皆嚮之。將不利於帝。紂乃囚西伯於羑里。閎夭之徒乃求美女。文馬。他奇怪物。獻之紂。紂乃赦西伯。曰。譖西伯者。崇侯虎也。其後。西伯乃伐崇侯虎而作豐邑。余按。聖人以救天下爲心。是以東征西怨。南征北怨。必不因一身之私恨

而興師勞民。絕人之宗祀。若齊之於譚。晉之於曹衞者然。況崇侯果恐其不利於商而告之紂。其事則惡。而其心不可謂非忠於紂也。豈容遽以爲罪而滅之乎。史記此說。蓋因皇矣詩有詢爾仇方之語。故附會之。不知仇方云者。乃國之仇。非身之仇也。傳云。令尹不尋諸仇讎。又云。以魯國之密邇仇讎。此必崇侯暴虐。侵噬小國。而周亦被其害。故云仇方。奚必譖文王而後可謂之仇哉。傳云。文王聞崇德亂而伐之。是伐崇明以無道故。非以譖己故也。果因譖文王而伐之。傳豈得但謂之德亂乎。且周本紀謂崇侯以積善累德譖之紂。殷本紀又謂崇侯以竊歎九侯告之紂。司馬氏已自無定說矣。烏在其可信哉。故今不載。說並見後帥殷叛國條下。

臨衝閑閑。崇墉言言。執訊連連。攸馘安安。是類是禡。是致是附。四方以無侮。臨衝茀茀。崇墉仡仡。是伐是肆。是絕是忽。四方以無拂。

史記周本紀。以虞芮質成爲文王受命之年。而云明年。伐犬戎。明年。伐密須。明年。敗耆國。（即書戡黎。）祖伊懼。以告紂。明年伐邘。明年伐崇。自岐下徙都豐。明年。西伯崩。通鑑綱目前編。悉用其年以紀周事。遂以伐密伐崇爲在三分有二之後。余按。文王伐國多矣。而皇矣詩獨稱崇密。則是崇密爲大國也。然於密但言侵自阮疆而已。於崇則記其戰勝攻取之略。而云崇墉仡仡。崇墉言言。則是崇尤強也。豐者。崇之境也。故詩云。既伐於崇。作邑於豐。傳云。崇在鄠縣。豐在鄠縣杜陵西南。則是漢唐建都之地。崇實據之。當文王在岐時。地偏國狹。介居戎狄。而崇以大國塞其衝。文王安能越崇

而化行於東南之諸侯乎。諸侯卽慕文王之德。安能不畏崇之侵陵遮擊而遠從於周乎。且崇去周僅三百里。文王尙不能以克之服之。又安能懸師二千里外以伐密邇王室之黎。致商人憂旦夕之不保乎。由是言之。伐密伐崇。當在文王中年。三分有二之前。其時不過西方諸侯歸之而已。自滅崇後。周始盛強。通於河洛淮漢之間。然後關東諸侯得被其化而歸之耳。故詩於滅崇之後。曰四方勿拂。於作豐之後。曰四方攸同也。史記之言。疑亦有所本。然觀魏惠王之後元而以爲襄元年。則固不能無誤。惟易緯以伐崇爲文王二十九年事。其書雖不經。而此事於理爲近。故今虞芮密崇之事。雖仍史記次之。而皆載之文王受方國造區夏之前。

（存參）文王聞崇德亂而伐之。軍三旬而不降。退修教而復伐之。因壘而降。左傳僖公十九年。

按皇矣篇。前云是致是附。後云是絕是忽。則是文王於崇固嘗再伐而後克之。傳言不無據也。但子魚之意。欲襄公之自修無闕而後動。措詞不審。遂若文王之輕舉於初者。非也。經曰臨衝閑閑。曰是致是附。是文王之初伐。原無意於滅崇也。經曰臨衝茀茀。曰是伐是肆。是文王之再伐。原志在於必克也。故朱子詩傳曰。始攻之緩。戰之徐也。非力不足也。非示之弱也。將以致附而全之也。及其終不下而肆之也。則天誅不可以留。而罪人不可以不得故也。可謂得當日之情矣。蓋文王之自修。原不待於臨時。而亦無滅國以辟土地之心。苟其畏威而修德。則聖人亦樂與之更始。必其怙惡而阻兵。然後不得已而滅之耳。細玩經文事理。自明。然所云聞崇德亂而伐之者。則得聖

人之實．足證史記崇侯虎譖文王之誣．故存之．讀者不以詞害意可也．說並見前舜治定功成篇．

征苗條下，

# 豐鎬考信錄卷二

文王下

文王受命有此武功既伐于崇作邑于豐詩大雅同上

王公伊濯維豐之垣四方攸同王后維翰同上

按虞芮質成諸侯固有歸周者矣是以伐崇章云同爾兄弟然崇以大國當周東出之衝其勢固不能多也伐崇之後曰四方以無拂作豐之後曰四方攸同則化之所被者廣矣三分有二固當在此後也

文王不敢盤于遊田以庶邦惟正之供書無逸

〔備覽〕西伯行於野見枯骨命吏瘞之吏曰此無主矣西伯曰有天下者天下之主有一國者一國之主吾卽其主於棺衾而葬之天下聞之曰西伯之澤及枯骨況於人乎

自毛鄭以來說詩者皆以二南爲文王時詩於是漢廣汝墳摽梅小星江有汜野有死麕諸篇皆訓以爲文王德化所被風俗之美余反覆玩之殊不其然何者盛世之音有貞無悔女而遊士而誘求偶而不能以少待其不可以爲訓明甚卽宵征之歎命不與之知悔與至治之時讓德施惠敬事懷恩上下交孚景象何啻千里之隔雖說者曲爲稱美終不免於瑕瑜互見謂其猶有先王

之遺風可也。遂以此爲文王之化。亦淺之乎論文王矣。至於汝墳一篇。明明東遷時詩。王室如燬。卽指宗周之隕。父母孔邇。卽謂其邑大夫之來。詞意顯然。若以文王與紂之事當之。則紂之暴原不行於畿外。而詩人亦不必代爲之憂。汝之距豐千數百里。亦無緣謂之孔邇也。且二十五篇中。文王與凡商周間人未嘗一見。所見者二人。召伯平王。皆在武王以後。孔子曰。舉一隅不以三隅反。則不復也。然則其餘特不見其名。無可考耳。其必皆在成康以後無疑矣。乃後之說者。於甘棠何彼穠矣二篇。必委曲遷就以求合於傳說。卽有一二有識之士。斷然以此二篇爲武王以後詩。而其餘仍以爲文王時詩。甚矣。先入之言之中於人心者深也。今概不敢采。說並見上篇宜家條下。

〔存疑〕文王以民力爲臺爲沼、而民歡樂之。謂其臺曰靈臺。謂其沼曰靈沼。孟子。

詩鄭箋云。文王受命而作邑于豐。立靈臺。余按靈臺一詩。前詠靈臺。後詠辟雍。首尾相聯。似詠一王之事者。然而後篇稱鎬京辟雍。武王始遷於鎬。故先儒皆以辟雍爲始於武王、苟辟雍自武王始。則靈臺亦非文王事矣。大明有聲二篇。兼詠文武之功。皆有明文以分別之。此乃文體應爾。必無詠武王之事而雜入於文王事中者。且大雅中凡稱前王者皆舉其謚。其稱今王者乃無謚。此云王在靈囿。文王未嘗稱王。則非文王明矣。蓋孟子引詩。斷章取義者多。憂心悄悄。衞風也。而以爲孔子。肆不殄厥慍。大王也。而以爲文王。戎狄是膺。荊舒是懲。僖公也。而以爲周公。然則此詩亦

未必果文王之事。孟子但欲勸梁王之與民同樂、故不暇辨其時世耳。況孟子一書。乃其門人所記。苟非大義所關。亦不保無語言之小誤。故列之於存疑。說並見後成康篇中下武條下。

詩。鄭箋云。天子有靈臺者。所以觀祲象。察氣之妖祥也。春秋傳云。公既視朔。遂登觀臺以望。而書雲物。爲備故也。余按。靈臺果爲占天而建。則詩人亦當有一語及之。何爲但稱魚鳥觀游之樂。且二章云。王在靈囿。三章云。王在靈沼。（毛詩舊本五章。章四句。朱子始改前兩章各六句。今玩文義及韻。當從古本爲正。）豈囿與沼亦爲察妖祥之具乎。若囿與沼止爲觀游而設。則亦不必因察妖祥而後建靈臺矣。考靈臺之占天。不見於他經傳。春秋傳雖有登觀臺以望之文。然特因南至在朔。故因視朔而遂登之。非以此爲常禮。亦非因書雲物而後建此臺也。蓋緣孟子之對梁王以靈臺爲文王之事。文王非盤于游田者。故注詩者以觀祲象爲言。後世相沿。因建靈臺爲占天之所。其實靈臺。未必果文王所建。不必曲爲之說也。

〔附論〕孟子曰。文王視民如傷。望道而未之見。（孟子。論語泰伯篇。）

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

朱子論語集註云。天下歸文王者六州。雍、梁、荊、豫、徐、揚也。惟青、兗、冀尙屬紂耳。余按。三分有二。但大略言之。以見周盛商微。無庸服事殷耳。不必取九州而縷分之也。詩曰。虞芮質厥成。虞、芮在冀州境。成王世始踐奄。奄在徐州境。是西北固不止於雍、豫。而東南猶未逮夫徐揚也。卽所餘一分

亦不盡屬紂。商政既衰。諸侯多叛。叛商者自叛商。歸周者自歸周。不得以宋金之畫疆而守例商、周也。

文王帥殷之叛國以事紂。左傳襄公四年。

按此文與論語舜有臣章意同。所謂叛國。卽三分有二之國也。然則此在三分有二之後明矣。故次之於此。

史記殷本紀云。紂以西伯昌。九侯。鄂侯。爲三公。九侯有女。入之紂。不喜淫。紂怒殺之。而醢九侯。鄂侯爭之彊。辨之疾。幷脯鄂侯。西伯聞之竊歎。崇侯虎知之以告紂。紂囚西伯羑里。西伯臣閎夭之徒求美女、奇物、善馬、以獻紂。紂乃赦西伯。西伯獻洛西之地以請除炮烙之刑。紂許之。賜弓矢斧鉞。使得征伐。爲西伯。周本紀云。崇侯虎譖西伯於殷紂曰。西伯積善累德。諸侯皆嚮之。將不利於帝。紂乃囚西伯於羑里。閎夭之徒患之。乃求有莘氏美女。驪戎之文馬。有熊九駟。他奇怪物。因殷嬖臣費仲而獻之紂。紂大悅。乃赦西伯。賜之弓矢斧鉞。使得征伐。西伯乃獻洛西之地以請紂去炮烙之刑。紂許之。由是後之儒者。皆謂文王親立於紂之朝。北面爲臣。余獨以爲不然。君臣之義。千古之大防也。文王既立紂之朝矣。諸侯叛紂而歸文王。文王當拒其歸而討其叛。安得儼然而受之。文王生死懸於紂手。紂親見其三分有二。其勢將移商祚。而漠然不復問、此在庸弱之主猶或不能。況紂之猜忌暴虐者哉。古者天子之地一圻。列國一同。文王果受紂命而爲西伯。伐密、伐

崇滅之可也。人臣之義不得自私其地。皆當歸諸天子。安得據之而遷都焉。晉四卿滅范中行氏而分其地。當是時。晉之公室已卑。出公猶欲討之。紂果能制文王之死命。安有聽其坐大而不問者乎。書曰。予違汝弼。汝無面從。退有後言。紂脯醢其大臣。文王身爲殷相。則當諫。若知紂不可諫。則當去。不言不去而竊歎之。可乎。楚欲戮叔孫豹。樂王鮒求貨於叔孫而爲之請。弗與。晉之執叔孫婼也。申豐以貨如晉。叔孫曰。見我。見而不使出。叔孫父子。賢大夫耳。猶不欲以貨免。豈文王而反以貨免。且以貨得高位乎。文王之事。詩書言之詳矣。與國若虞、芮。仇國若崇、密。下至昆夷亦得附見焉。紂果文王之君。不應詩書反無一言及之。況羑里之囚。乃文王之大厄。斧鉞之賜。乃周王業之所自始。較之虞、芮之質。崇、密之伐。其事尤鉅。尤當鄭重言之。何以反不之及。若文王與紂初不相涉者。而文王之至德又無所容於諱。豈非文王原未嘗立於紂之朝哉。紂囚文王七年。諸侯皆從之囚。紂於是乎懼而歸之。（在襄公十一年。）固已失於誕矣。然初未言文王立於紂之朝也。其後戰國策衍之。始以文王爲紂三公而有竊歎九鄂脯醢之事。然尚未有美女善馬之獻也。尚書大傳再衍之。始謂散宜生閎夭等取美馬、怪獸、美女、大貝以賂紂。而後得歸。然亦尚未有弓矢斧鉞之賜也。逮至史記。遂合國策大傳之文而兼載之。復益之以爲西伯專征伐之語。豈非去聖益遠則其誣亦益多。其說愈傳則其眞亦愈失乎。學者奈何不取信於詩書孟子。而獨世俗傳聞之是信哉。且春秋傳以爲囚之七年。戰國策以爲拘之百日。其久暫固

已懸殊矣。尙書大傳以爲在西伯戡耆之後。史記以爲在虞芮質成之前。其先後亦復抵捂矣。春秋傳以爲諸侯從之而紂歸之。尙書大傳以爲散宜生賂之而紂釋之。其所以得出之故又不一說矣。學者將何所取信乎。尤可異者。殷本紀以爲竊歎九侯而被囚。周本紀則以爲積善累德而見譖。殷本紀以爲獻洛西而後賜斧鉞。周本紀則以爲賜斧鉞而後獻洛西。此一人之書也。而先後矛盾亦如是。其尙可信以爲實耶。曰紂天子也。文王其諸侯也。安得不立其朝而生死懸於其手乎。曰此後世郡縣之法然耳。古者天子有德則諸侯皆歸之。無則諸侯去之。故孟子曰。武丁朝諸侯有天下。猶運之掌也。然則武丁以前諸侯固多不朝。天下固不皆商有也。故商頌曰。昔有成湯。自彼氐羌。莫敢不來享。莫敢不來王。然則成湯以後。中衰之世。固多有不來享來王者也。周介戎狄之間。去商尤遠。是以大王侵於獯鬻。商之方伯州牧。不聞有救之者也。事以皮幣珠玉。不聞有責之者也。去而遷於岐山。亦不聞有安集之者也。蓋當是時。商之號令已不行於河關以西。周自立國於岐。與商固無涉也。自馮辛至紂六世。商日以衰而紂又暴。故諸侯叛者益多。特近畿諸侯或服屬之耳。是以文王滅密則取之。滅崇則取之。商不問。文王亦不讓也。三分有二之國相率歸周。商不以爲罪。文王亦不以爲嫌也。何者。諸侯久已非商之諸侯也。文王自以其德服之。其力取之。於商何與焉。由是言之。文王蓋未嘗立商之朝。紂焉得囚之羑里而錫之斧鉞也哉。曰。然則論語之以服事殷。傳之帥叛國以事紂。其皆不足信與。曰。孟子曰。湯事葛。太王事獯鬻。湯與太王

豈嘗臣於葛獯鬻者哉。所謂服事殷者。不過玉帛皮馬卑詞厚幣以奉之耳。非必委質而立於其朝也。春秋傳韓厥之言。以喻晉楚也。晉楚敵國也。而以爲喻。則亦非謂文王爲紂臣也。其後晉司馬侯之諫平公。亦以文王喻晉而紂喻楚。假令文王果嘗委質於紂。則二子之取義爲不倫矣。蓋自滅崇以後。周日以大。而亦漸近於商。不能不爲紂之所忌。而文王委曲退讓。不肯與抗。其實紂無如文王何也。故今不載羑里之事。及賜斧鉞征伐等語。說並見前成湯王季及後武王篇中。

曰。文王未嘗囚於羑里。則易何爲演也。曰。此亦史記言耳。易傳但言其作於文王時。不言文王所自作也。但言其有憂患。不言憂患爲何事也。史記因傳此文。遂以文王羑里之事當之。非果有所據也。且其自序文云。西伯拘羑里。演周易。孔子厄陳蔡。作春秋。屈原放逐。著離騷。左邱失明。厥有國語。孫子臏腳。而論兵法。不韋遷蜀。世傳呂覽。韓非囚秦。說難孤憤。所引者凡七事。然以今考之。孔子作春秋在歸魯以後。非厄陳蔡之時。呂覽之成。懸諸國門。是時不韋方爲秦相。亦未遷蜀。屈原傳作離騷在懷王之世。至頃襄王乃遷之江南。非放逐而賦離騷也。韓非傳作孤憤說難皆在居韓時。秦王見其書而好之。韓乃遣非使秦。亦非囚秦而作說難孤憤也。此三傳及孔子世家皆遷之所自著。而皆自反之。烏在其可信乎。至國語與左傳事多抵捂。文亦不類。必非一人所作。失明之說。恐亦以其名明而致誤耳。孫武傳既以十三篇爲武書矣。而於臏又云世傳其兵法。然贊但稱孫武吳起兵法。又似臏無書者。七事之中。其謬之顯然易見者四焉。渺茫恍惚不可究者二

焉。孔子曰。舉一隅不以三隅反。則不復也。況已舉三隅而猶不能以一隅反乎。由是言之。易卽文王所作。亦斷不在羑里時矣。說並詳後文武周公通考。易之興也條下。

曰。琴錄何以載有文王拘幽操也。曰。琴錄之文詞意淺近。不惟非聖人之言。亦不類三代時語。乃後人聞相傳有此事而擬作者耳。唐韓子亦嘗有擬拘幽操。近世琴譜亦有稱爲文王所自作者。但此幸而有韓詩存。少知讀書者。猶得辨其非實。若傳之日久。不幸而韓詩亡。則雖大儒亦必以爲實矣。彼琴錄所載。亦如是而已矣。竊謂周秦以前事難詳考。不宜輕爲擬作。倘失其實。貽誤後人不淺。然宋人且有以韓子此詩爲能得文王之心者。茫茫天下。吾將與誰言之。悠悠後世。當必有人知之。

〔存疑〕內文明而外柔順。以蒙大難。文王以之。易彖下傳。

〔存參〕紂不說諸侯之聽於周昌。則嫌於死。乃退伐崇許魏。以客事天子。大戴記。

按。孔子之在厄。論語言之。孟子言之。文王之在厄。詩不言。書不言。論語孟子亦無有言之者。至易春秋傳始言之。戰國策尙書大傳史記以降。言之者更多。何邪。謂實無是事邪。何以傳記言之者累累。謂果有是事邪。六經孟子不當皆諱之而不言。且祇此一事耳。何以傳記言之者紛紛而各異乎。蓋嘗思之。孔子之在厄也。於論語不過云絕糧。於孟子不過云無交。而傳記增而衍之。遂有陳蔡大夫合謀以兵圍之之說。與夫顏淵埃墨之墮。子貢乞師之行。由是言之。傳記之好因端附

會乃其常事。竊疑文王固嘗見忌於紂。紂欲伐之而甘心焉。而文王不肯舉兵相抗。委曲退讓以承順之。如太王之事獯鬻。句踐之事吳然者。而後之人遞加附會。各以其意而爲之說。是以紛紛不一。孔子之去戰國僅二百餘年。猶如彼。況文王之下迄戰國至八百年乎。余寧從經而缺之。不敢從傳而妄言也。易傳本非孔子所作。乃戰國時所撰。是以汲冢周易有陰陽篇而無十翼。其明驗也。而所云大難者。亦未言爲何難。大戴嫌於死。何亦殊難解。然上云不說諸侯之聽於周。下云伐崇許魏。則文王之征伐非紂之所賜矣。不云臣事天子而云客事天子。則文王亦未嘗立紂之朝而爲之三公矣。大戴記乃秦漢間人所撰。此語不知何本。疑戰國以前道商周之事。其說有如此者。是以晉韓厥、司馬侯皆以之喻晉、楚也。不知易傳所謂大難。亦如大戴記之所云云邪。抑作傳者卽因見他傳記有羑里之事而爲是言邪。既無明文。未便懸揣而臆斷之。姑列之於存疑。而大戴記雖不足徵信。然亦可以資考證。故并列之存參。易傳非孔子作。說見洙泗錄歸魯篇中。

文王受命惟中身。厥享國五十年。（書無逸。）

〔附錄〕殷有二陵焉。其北陵。文王之所避風雨也。（左傳僖公三十二年。）

〔附論〕吳公子札來聘。見舞象箾南籥者。曰。美哉。猶有憾。（左傳襄公二十九年。）

文王生於岐周。卒於畢郢。（孟子。）

〔附論〕孟子曰。由文王至於孔子。五百有餘歲。若太公望。散宜生。則見而知之。若孔子。則聞而知之。

孟子。

西伯崩。太子發立。是爲武王。史記周本紀。

史記周本紀於西伯崩武王立之後。又云。西伯蓋卽位五十年。其囚羑里。蓋益易之八卦爲六十四卦。詩人道西伯。蓋受命之年稱王而斷虞芮之訟。後十年而崩。諡爲文王。後世說者。遂有謂文王嘗稱王者。歐陽永叔云書稱商始咎周以乘黎。其伐黎而勝也。商人已疑其難制而惡之。使西伯赫然見其不臣之狀。與商並立而稱王。如此十年。商人反宴然不以爲怪。其父師老臣如祖伊、微子之徒。亦默然相與熟視而無一言。此豈近於人情邪。由是言之。謂西伯受命稱王十年者。妄說也。又云。孔子曰。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商。使西伯不稱臣而稱王。安能服事於商乎。且謂西伯稱王者。起於何說。而孔子之言。萬世之信也。由是言之。謂西伯受命稱王十年者。妄說也。余按。史記此文係於西伯崩後。且連用數蓋字。則是本非本紀正文。蓋司馬氏別紀異聞而傳寫者誤合之也。果演易於羑里。何不敍於被囚之時。果稱王於斷訟之年。何不記於斷訟之文之下。而乃別見於崩後乎。蓋當時相傳有如此說者。子長不敢必其果然。故於崩後補載其說而云蓋焉。蓋也者。疑之也。非遂決以爲如是也。酈生陸賈列傳。先載沛公召酈生及生說沛公事。至國除而止。及陸賈、朱建二傳既畢。忽又云初沛公引兵過陳留云云。酈生上謁。沛公謝不見。其事與前文大相反。故說者謂此乃別記異聞。原下一字。而後人誤合之。然則周本紀之文。亦當類是。且史記諸

世家往往敍至元成間。則史記一書固不盡司馬氏本文矣。學者不得以是爲疑也。歐陽子之論善矣。文王未嘗繫易。說見後通考中。易之興也條下。

武王上

有命自天、命此文王。于周于京。纘女維莘。長子維行。篤生武王。詩大雅。

大姒嗣徽音。則百斯男。同上。

文王舍伯邑考而立武王。戴記檀弓。

按檀弓語多失實。而伯邑考不見於經傳。然諸家書多言伯邑考者。當非妄撰。且管叔乃周公之兄。不稱仲而稱叔。亦似武王有伯兄者。惟謂伯邑考爲紂所烹。則恐未然。說已見前商紂篇中。○又按檀弓此章乃辨立孫立子之異。以下文舍其孫腊例之。則文當云舍伯邑考之子而立武王。或記偶脫之子二字。亦未可知。姑識其說於此。

武王之母弟八人。周公爲太宰。康叔爲司寇。聃季爲司空。五叔無官。左傳定公四年。

〔備覽〕文王有疾。武王不說冠帶而養。文王一飯。亦一飯。文王再飯。亦再飯。旬有二日乃間。文王世子。

大戴記云。文王十二而生伯邑考。十五而生武王。語本尚書正義及儀禮疏。今所傳大戴記無此語。據孔檢討補注。考各家注疏所引大戴記文。今本往往無之。知今本較唐時舊本不無遺漏。小戴記云。文王九十七而終。武王九十三而終。據是。則文王崩時。武王當年八十三。至九十三而崩。則在位僅十年。漢書律曆志作十一年。而泰誓序云。十有一年。武王伐殷。洪範篇

云十有三祀王訪於箕子其數不符說者不得已乃曲爲之解謂武王之年繼文王受命九年而數之說詳漢書律歷志及泰誓篇序正義宋歐陽永叔曰古者人君卽位則稱元年以計其在位之久近常事也自秦惠文始改十四年爲後元年漢文帝亦改十七年爲後元年自後說春秋者因以改元爲重事果重事與西伯卽位已改元年中間不宜改元而又改元至武王卽位宜改元而反不改元乃上冒先君之元年並其居喪稱十一年及其滅商而得天下其事大於聽訟遠矣而又不改元由是言之謂文王受命改元武王冒文王之元年者妄也余按永叔之論當矣然其誤之所由則猶未之及也古者男子三十而娶雖未盡然然要必近二十乃可成婚況聖人人倫之至其行事必可爲後世法若文王十二而生子則當以十一成婚安得如是之早太姒之年當更幼於文王或僅相若又安得有生子事乎書云文王受命惟中身厥享國五十年孟子書公孫丑亦稱文王百年而崩是文王百年有徵也卽九十七亦可云百年若武王之年則不見於經傳況人之脩短命也父不可以與子兄不可以與弟而記乃述文王言云我百爾九十吾與爾三焉其不經甚矣就令可與何不多與之而斤斤於區區之三年也由是言之戴記之文本不足信明矣雖然二篇固屬附會要但各記所聞原不期於相合後人務欲合之使之並行不悖是以理窮勢屈不得不割文王之年益武王之數耳嗟乎既爲古人所愚至於兩妨又欲巧爲之說以曲全之安得而不誤哉故今一概不取說並見周公相成王篇武王既喪條下

〔補〕武王曰予有亂臣十人。論語泰伯篇。

帝王世紀云商容及殷民觀周軍之入見畢公至民曰是吾新君也容曰非也太公及周公至皆然武王至民曰是吾新君也容曰然云云余按商容殷之賢臣當此時非去則隱耳必不率百姓而觀其國之亡也且周之君臣輿衞各別豈容屢誤此乃後人形容之詞非其事實故不錄

〔附論〕孔子曰才難不其然乎唐虞之際於斯爲盛有婦人焉九人而已同上

按馬氏稱十人謂周召太公畢公榮公及散宜生等四人與文母也朱子謂子無臣母之義而以邑姜當之是已然武王之臣見於經傳者尙有蘇忿生史佚而畢榮皆不甚顯畢公雖見於逸周書而與衞叔毛叔同舉何所見十人之必爲畢榮而無他人者既無明文不如缺之爲是

〔附錄〕周公若曰太史司寇蘇公式敬爾由獄以長我王國茲式有愼以列用中罰書立政

〔補〕有攸不爲臣東征綏厥士女篚厥元黃紹我周王見休惟臣附于大邑周孟子

按此文云有攸不爲臣則非伐紂之事明矣紂安能爲周之臣哉僞武成篇采此文於武王伐紂之時而又患其不合乃刪其首句及末句臣字以求合於其事若然則孟子何故增此數字使其文理不通乎至引泰誓之文特以證取殘之意原不必卽爲此事況泰誓既亡安知當日之非追述往事邪自武王卽位至伐紂凡十一年其間豈能絕無征伐故史記有觀兵之文而金仁山以戡黎爲武王之事此或卽書之戡黎或卽史之觀兵均未可知要之當在伐紂之前故次之於此

〔備覽〕九年武王上祭於畢東觀兵至於盟津。史記周本紀。

〔備覽〕諸侯不期而會盟津者八百皆曰紂可伐矣武王曰女未知天命未可也乃還師歸。同上。

此與東征未知爲一事爲兩事姑附次於此。

僞孔傳以伐紂爲十三年而序之十有一年武王伐殷爲觀兵於孟津蔡傳駁之云十一年者十三年之誤也序本依倣經文無所發明偶誤三而爲一漢孔氏遂以爲十一年觀兵十三年伐紂武王觀兵是以臣脅君也張子曰此事間不容髮一日而命未絕則是君臣當日而命絕則爲獨夫豈有觀兵二年而後始伐之哉司馬遷作周本紀因亦謂十一年觀兵十三年伐紂訛謬相承展轉左驗遂使武王蒙數千百年脅君之惡一字之誤其流害乃至於此哉余按僞孔傳以一事而誤分兩年故以序之十一年伐殷爲觀兵蔡傳駁之當矣然謂武王未嘗觀兵謂史記承孔氏之訛謬亦謂十一年觀兵十三年伐紂則猶未免於考之未詳而論之未審也史記云九年武王上祭于畢東觀兵至於盟津是觀兵自在九年不在十一年非以伐殷而觀兵也史記云居二年聞紂昏亂暴虐滋甚乃東伐紂是伐殷元在十一年不在十三年非以序之十一年伐殷爲觀兵也以伐紂爲在十三年者乃漢志所載劉歆三統歷之說撰僞泰誓經傳者因之故以序之十有一年武王伐殷爲觀兵其說與史記正相悖蔡氏不詳閱史記本文乃謂史記亦言十一年觀兵十三年伐紂踈矣不知僞泰誓之十三年乃襲三統之誤而反謂史記之觀兵爲襲僞孔傳之誤

抑又偵矣。孟子曰。有攸不爲臣。東征。而說者。亦或謂戡黎爲武王事。然則武王未伐紂前。十年之中不無用兵之事。或河洛間有諸侯無道者。武王伐之。因而會於孟津。此固理之所有。不得遂以觀兵爲伐紂也。不得因武王之先二年未嘗伐紂。遂謂武王先二年亦不應觀兵也。猶是商與周也。猶是紂與武王也。苟先二年觀兵卽爲脅君。則後二年伐紂安在遂得爲無過乎。況史記言諸侯皆曰。紂可伐。武王曰。未可。則是此舉乃武王不伐紂之明證。正得聖人之心。而何謬之有哉。故今刪節其文而仍存之。以見武王不忍伐商之至德。十一年之非誤。三統謂在十三年之謬。說並見後伐殷訪範條下。當日命絕之非是。詳見後甲子條下。

尙書大傳云。太子發升于舟。中流。白魚入于舟中。跪取。出涘以燎。羣公咸曰。休哉休哉。有火流於王屋、化爲赤烏三足。武王喜。諸大夫皆喜。周公曰。茂哉茂哉。史記周本紀云。爲文王木主。載以車。中軍。武王自稱太子發。言奉文王以伐。不敢自專。渡河。中流。白魚躍入王舟中。武王俯取以祭。既渡。有火自上復于下。至於王屋。流爲烏。其色赤。其聲魄云。余按。孟津。河津。河南河北皆可謂之孟津。（今孟津縣在河南岸）武王既自孟津還師。必不渡河而北。復渡河而南也。白魚赤烏。其事荒誕不經。君子之所不道。蓋漢人尙讖緯。是以其言如是。大傳本紀不知其謬而誤采之耳。且伐商之役。武王卽位久矣。孔子曰。名不正則言不順。武王安得變而稱太子發也哉。果稱太子。牧誓篇中何以又稱爲王曰也。故今並不錄。

〔附論〕孔子曰周之德其可謂至德也已矣。論語泰伯篇。

註朱范氏言云。孔子因武王之言而及文王之德。且與泰伯皆以至德稱之。其旨微矣。余按。孔子但言周之德。未嘗言文王之德也。周也者。文武之統稱。何由而知其專屬文王。況上文所記者武王之言。則以爲論武而兼文也可。若以爲論文而删武。則上下之文不相屬矣。范氏之意。但以武王嘗伐商。故改而屬之文王。以曲入武王之罪耳。不知武王牧野以前。其不忍伐商而服事之心初與文王不異。而孔子之言。亦非謂紂之終不可伐也。但謂其勢足以代商而不革命。必待紂惡既盈。萬不得已。然後伐之爲至德耳。奈何反以伐商罪周也哉。嗟夫。孔子斥臧文仲不仁不知。而宋儒曰數其事而責之。其所善者多也。孔子稱子產有君子之道。而宋儒曰數其事而稱之。猶有所未至也。孔子稱周德至。而宋儒曰以至德稱周者。以伐商罪周也。凡孔子之所褒貶之。所貶務褒之。以此爲尊信聖人。吾不信也。故今以服事之文。係之文王。伐崇作豐以後。至德之論。係之武王觀兵還師之時。以見自作豐至此。無時非不忍伐商之心。庶不至岐文武而兩視之也。說並詳後甲子條下。

朱子集註此章末云。或曰。宜斷三分以下。別以孔子曰起之。而自爲一章。余按。此章本通論周事。上節論周之才。此節論周之德。皆兼文武言之。書云。武王維茲四人。尚廸有祿。則武王之臣。大半皆文王所遺。但十人至武王時始備耳。其章首記武王言者。但爲後文九人而已張本。因有唐虞

之際一語。故並記舜五臣。正如左傳記宋攻蕩氏事。先稱二華。戴族。司城莊族。六官桓族。不過爲後魚府是無桓氏一語張本耳。其實孔子自專論周事。非泛論古今人才。故曰於斯爲盛。不曰於周爲盛。不得因章首記舜武王之臣。遂割上節屬之。而此又別爲一章也。亦不得謂上節自論武王而此自論文王也。

〔補〕惟一月壬辰。旁死魄。若翌日癸巳。武王乃朝步自周。于征伐紂。逸書武成。

呂氏春秋云。武王使人侯殷。反報岐周曰。殷其亂矣。武王曰。焉至。對曰。讒慝勝良。武王曰。尚未也。又復往。反報曰。賢者出走矣。武王曰。尚未也。又往。反報曰。百姓不敢誹怨矣。武王曰。嘻。遽告太公。選車三百。虎賁三千。朝要甲子之期。而紂爲禽。余按。聖人之心。無私如天地。光明如日月。當行當止。惟義所在。初無利天下之心也。藉令紂惡未甚。可以不伐。武王之所樂也。烏有志在取商而按兵觀釁。冀紂之不道。以靳得志者哉。此與湯阻貢職一事。皆戰國之人習於權謀術數之俗。而妄意聖人之亦如是。遂從而造爲此言耳。後世文學之士好博覽而不知所擇。乃以雜家小說之言與經傳齊觀。遂以爲聖人果如是。於是非湯武者接踵而起。其所關於世道人心非小也。故今並不錄而仍爲之辨。說並見商錄成湯篇中。

〔備覽〕武王伐殷。歲在鶉火。月在天駟。日在析木之津。辰在斗柄。星在天黿。周語。

按春秋之末上距周初未遠。此言當有所據。武王以十一年伐殷。歲在鶉火。則武王之元年歲當

在壽星也。其謂十三年伐殷者。亦謂歲在鶉火。但武王之卽位先二年耳。（元年歲在鶉火。）其謂冒文王之九年者。亦謂伐殷歲在鶉火。但武王之卽位遲數年耳。（元年歲在大梁。）其伐殷之年無異也。故采此文以表其年。至漢志所推。雖未必盡符。要得其大略。故列之存參。說並見後革車三百及前觀兵條下。

惟十有一年。武王伐紂。（書序。見漢書律曆志。）

〔存參〕師初發。以殷十一月戊子日在析木箕七度。是夕也。月在房五度。後三日。得周正月辛卯朔。合辰在斗前一度。明日壬辰。辰星始見。癸巳。武王始發。（漢書律歷志。）

荀子云。武王之誅紂也。行之日以兵忌。東面而迎太歲。（韓詩外傳云。武王伐紂。楯折爲三。天雨三日不休。太公曰。折爲三者。軍當分爲三也。天雨三日不休。欲洒吾兵也。余按。聖人舉事。惟義所在。異端術數之學。世俗忌諱之說。不但君子之所不道。而周以前亦無此等言也。況武王奉天罰罪。會朝淸明。當致休祥。安得反致災異。國語記武王伐紂事。亦無此等一語。則此皆戰國人之所附會無疑也。說苑亦述此事而文稍異。要之皆不足信。故並不採。但載漢志之文以爲參考之助云爾。）

〔補〕武王之伐殷也。革車三百兩。虎賁三千人。（孟子。）

〔備覽〕居二年。聞紂昏亂暴虐滋甚。殺王子比干。囚箕子。太師疵少師彊抱其樂器而犇周。於是武

王徧告諸侯曰殷有重罪不可以不畢伐遂率戎車三百乘虎賁三千人甲士四萬五千人以東伐紂。（史記周本紀。）

書序云惟十有一年武王伐殷。（漢書殷作紂。）一月戊午師渡孟津。作泰誓三篇。是以武王伐商爲在十一年也。史記云九年武王上祭於畢東觀兵至於孟津居二年聞紂昏亂暴虐滋甚於是武王徧告諸侯以東伐紂。是亦以伐商爲在十一年也。東晉以後僞泰誓經傳出乃以爲十三年而分序之四語爲兩年事云。周自虞芮質厥成諸侯並附以爲受命之年至九年而文王卒武王三年服畢。（謂序之十一年。）觀兵孟津以卜諸侯伐紂之心諸侯僉同乃退以示弱十三年正月二十八日。（謂序之一月戊午。）更與諸侯期而共伐紂。正義云序不別言十三年而以一月接十一年下者序以觀兵至而即還略而不言月日誓則經有年有春故略而不言年春止言一月使其互相足也。余按史之記事以日係月以月係年容有有年無月有月無日及有月日而無年者未有以他年之月日係於此年之下者若渡河果在十三年序必不係之於十一年下明矣蓋伐殷非一朝之事而渡河則一日可畢故係伐殷以年係渡河以月日乃史之常正如春秋柯陵之盟先書夏公會某某伐鄭而後書六月乙酉同盟於柯陵戲之盟先書冬公會某某伐鄭而後書十有二月己亥同盟於戲也若因年下有事遂以月日屬之後年則顧命之首云惟四月哉生魄王不懌甲子王乃頻頖水亦可謂甲子爲六月之甲子乎。蔡傳云。（在泰誓序文下。）序言惟十有一年武王伐殷繼以一月戊午師渡孟

津。卽記其年其月其日之事也。孔氏乃離而二之。於十有一年。武王伐殷。則釋爲觀兵之時。於一月戊午。師渡孟津。則釋爲伐紂之時。上文則年無所繫之月。下文則月無所繫之年。其論當矣。顧吾獨異蔡氏既知僞孔傳爲說之不通。乃不取所謂十三年之事（謂渡孟津而還）之十一年。反取前後之文（雜伐殷句在內）盡屬之十三年。而謂序文之十一年爲十三年之誤。欲正前人之誤而反更甚其誤。爲可惜也。蔡氏以爲今泰誓文果周太史之所書耶。姑勿論其誓中所言淺陋勦襲。卽以篇首紀事一語言之。尙書之事有係於年者。有係於月與日者。從未有係於四時之名者。何者。古固不以時紀事也。金縢之大熟言秋也。猶之乎言禾也。猶盤庚篇之云乃亦有秋。不可謂乃亦有春。乃亦有夏也。惟春秋一書專以時紀事。或有時而不月者。未有月而不時者。故名之曰春秋。言此書與他書不同者在此也。若他書皆有春秋。則此書不得獨名春秋明矣。今僞泰誓上篇之首乃云惟十有三年春。大會於孟津。不書月而反書時。尙書有是文體乎。中篇之首又云惟戊午。王次于河朔。蒙日於時而反無月。不但尙書無此文體。卽春秋亦無此文體也。序也者。本經而作者也。其文雖不能無誤。然誤亦依傍經文。故康誥篇首有錯簡。而序遂誤以爲成王之書。其明驗也。若此泰誓果在序前。則序何得取經文中明明十三年之事而係之十一年。而司馬遷親見古文。又親從安國問故。若此泰誓經傳果出安國。則遷又何得以明明十三年者而載之十一年。明明十一年者而載之九年乎。且序與經異者。當從經。謂義理也。事實也。恐作序者之未必精審耳。若文字之

誤。則非作經作序者之事也。傳經與序者誤之也。苟誤在於傳者。則序文可誤。經文亦可誤。然則卽使此泰誓果孔氏古文。亦未見夫一之必誤而三之必非誤也。蓋僞泰誓文之稱十三年。實本於漢書律歷志所采三統歷之文。而三統之爲是說。乃劉歆因洪範序文而揣度言之者。其初本無的據。而相沿既久。撰僞泰誓者因亦靡然從之。蔡氏以其名爲經也。遂不敢議而反變易西漢以前之說而從之。嘻。亦已過矣。書序史記之文。雖不必悉合於經。然較劉歆以後之書。則爲近古。而所謂十一年者於事無所刺謬。亦無以見其必不然。故今備列其文以正漢志二傳之失。說並見前觀兵後孟津條下。三統之誤詳見後訪箕條下。

# 豐鎬考信錄卷三

武王中

〔補〕周武有孟津之誓。左傳昭公四年。

一月戊午。師渡於孟津。書序。見漢書律曆志。

淮南子云。武王渡于孟津陽侯之波逆流而擊。疾風晦冥。人馬不相見。武王操鉞秉旄而撝之云云。余按。此亦風折楯雨洒兵之事而傳聞異詞者。不可信。故不採。

〔存參〕戊午。度於孟津。孟津去周九百里。師行三十里。故三十一日而度。明日己未冬至。辰星與婺女伏。歷建星及牽牛至於婺女天黿之首。漢書律曆志。

〔備覽〕十一年十二月戊午。師畢渡盟津。諸侯咸會。武王乃作泰誓。告於衆庶。今殷王紂乃用其婦人之言。自絕於天。毀壞其三正。離逿其王父母弟。乃斷棄其先祖之樂。乃爲淫聲。用變亂正聲。怡說婦人。故今予發維共行天罰。勉哉夫子。不可再。不可三。史記周本紀。

齊梁以來所傳泰誓三篇。語多淺陋。先儒往往有疑之者。吳氏云。湯武皆以兵受命。然湯之辭裕。武王之辭迫。湯之數桀也恭。武王之數紂也傲。學者不能無憾。疑其書之晚出。或非盡當時之本文也。蔡氏跋牧誓篇後云。此篇嚴肅而溫厚。與湯誓相表裏。眞聖人之言也。泰誓武成。一篇之中

似非盡出於一人之口。豈獨此爲全書乎。顧氏云。商之德澤深矣。尺地莫非其有也。一民莫非其臣也。武王伐紂。乃曰。獨夫受洪惟作威。乃汝世讐。曰。肆予小子誕以爾衆士殄殲乃讐。何至於此。紂之不善亦止其身。乃至幷其先世而讐之。豈非泰誓之文出於魏晉間人之僞撰者邪。吳氏蔡氏蓋已見及乎此。特以註家之體。未敢直言其僞耳。

余按。紂之無道。尙書言之詳矣。牧誓嚴而不怒。直而不絞。聖人之言也。微子意存規戒。指陳無隱。語曲而憂深。情切而意悲。忠臣義士之言也。酒誥、無逸、立政等篇。亦皆和平莊雅。無可議者。獨此泰誓三篇。數紂之罪。切齒腐心。矜張夸大。全無聖賢氣象。聖人伐暴救民。何至於此。豈惟武王必無此言。三代以上。從未有如是之言也。至其語雖皆有所本。而重複雜亂。絕無章法。卽移上篇語於中篇。移中篇語於下篇。亦未見其不可。然則何所見而必分爲三度言之乎。先儒之論當矣。惟是篇中所采經傳之文舛謬累累。先儒尙多有未及者。略綴數則於左。

天視自我民視二句。本之孟子。我武維揚五句。本之孟子而少改之。民之所欲二句。本之春秋傳。紂有億兆夷人四句。本之春秋傳而少改之。予克受六句。本之坊記。原文皆稱泰誓云云。雖於上下文義未甚融洽。然於理無大謬。不必深論。

雖有周親。不如仁人。百姓有過。在予一人四語。今見於論語堯曰篇。而不言其所引何書。玩之殊與誓詞不類。且其文本相連。兼與上下之意相屬。今割而分之。以雖有周親係同心同德下。百姓

有過係自我民聽下。則於文義不屬。況六句中刪其中二句而但引首尾。亦非引書之體。

孟子引書云。天佑下民。作之君。作之師。惟曰其助上帝。寵之四方。有罪無罪。惟我在。天下曷敢有越厥志。今改其文云惟其克相上帝可也。云寵綏四方則不可。寵也者。尊之也。貴之也。天可以寵君師。君師安能寵四方乎。蔡傳以寵爲愛。亦強爲之說耳。又刪惟我在天下五字。而云予曷敢有越厥志。全失孟子之意。而語氣亦不完。且孟子引泰誓我武維揚。天視自我民視。皆稱其篇名而此但稱書曰。亦恐非泰誓中語也。

春秋傳萇宏對劉子云。同德度義。泰誓曰。紂有億兆夷人。亦有離德。予有亂臣十人。同心同德。則是泰誓之文止後四句。而同德度義乃萇宏之言。同德云者。卽下同心同德之謂也。今采此四語而改之以入中篇。又采同德度義句入上篇而增同力度德於上。如此。則同德乃孟子德齊之意。而德猶不足恃。又視其義何如。不但與下同心同德之語不倫。失萇宏之本意。而德之與義豈容有淺深輕重之別乎。況此五句果皆出於泰誓。萇宏何得獨掠此一句以爲己言也。樹德務滋。除惡務本。本春秋傳伍員諫吳王語。而少改之。不但不如原文之善。而此言乃覇主之臣施之於敵國者。若王者則必無是言。況可施之於其主乎。且伍員不稱書云。則非尚書文明矣。

時哉弗可失。本春秋傳吳公子光語而少改之。夫武王之伐紂。以救民耳。豈富天下哉。使紂改過。或紂死而嗣君賢。武王之所深幸也。今如此言。則是武王幸紂無道。惟恐過此以往。後人改紀其

攻而不得滅之耳。正與楚鬬伯比策隨之意略同。豈聖人之心乎。

歷觀三篇。無非掇拾前人之語。而引用失當者十之八九。小者乖於文義。大者傷於名教。使武王光明磊落之心。忠厚和平之意。不白於後世者。皆此三篇之惑之也。嗟夫。王肅之徒。僞撰此書。不過欲紬鄭學而伸肅說耳。而豈知其誣聖人而惑後世至於如是乎。昔司馬遷親從安國問古文。而史記所采泰誓文無三篇中一語。則三篇非孔壁中原書明矣。乃後儒反以史記所載者爲僞。豈親承其人者反得其僞。而數百餘年後絕滅失傳之餘反得其眞乎。余不解其爲何理也。故今三篇之文概不采。至其年月之謬數。紂罪之附會。說已見前商紂篇中及前篇初伐紂條下。

〔備覽〕王以二月癸亥夜陳。未畢而雨。周語。

〔存參〕庚申二月朔日也。四日癸亥。至牧野。夜陳。甲子昧爽而合矣。漢書律曆志。

呂氏春秋云。殷使膠鬲候周師。武王曰。將之殷。膠鬲曰。何至。武王曰。將以甲子至殷郊。膠鬲行。天雨。日夜不休。武王疾行不輟。果以甲子至殷郊。余按。武王伐殷。諸侯會者八百。燧燧所及。紂豈容不知之。而待膠鬲之候。膠鬲商之賢臣。而不見用。至伐殷時非已死則去或廢耳。安得尚爲紂所倚任。若鬲懷祿不去。坐視殷亡。則亦不成爲膠鬲矣。此皆後人妄撰。以見武王之有信耳。非實事也。故不錄。

時甲子昧爽。王朝至於商郊牧野。乃誓。王左杖黃鉞。右秉白旄以麾。曰。逖矣西土之人。王曰。嗟。我友邦冢

君、御事、司徒、司馬、司空、亞旅、師氏、千夫長、百夫長、及庸、蜀、羌、髳、微、盧、彭、濮人。稱爾戈。比爾干。立而矛。予其誓。王曰。古人有言曰。牝鷄爲晨。牝鷄之晨。惟家之索。今商王受惟婦言是用。昏棄厥肆祀弗答。昏棄厥遺王父母弟不迪。乃惟四方之多罪逋逃是崇。是長。是信。是使。是以爲大夫卿士。俾暴虐於百姓。以姦宄於商邑。今予發惟恭行天之罰。今日之事。不愆于六步七步乃止齊焉。夫子勗哉。不愆于四伐五伐六伐七伐乃止齊焉。勗哉夫子。尙桓桓。如虎。如貔。如熊。如羆。于商郊。弗迓克奔。以役西土。勗哉夫子。爾所弗勗。其於爾躬有戮。書牧誓。

吾讀泰誓。而知武王之必斬紂頭懸諸太白。必不封武庚於商也。吾讀牧誓。而知武王之必封武庚於商。必不忍斬紂頭而懸諸太白也。何者。牧誓數紂之罪。不過曰惟婦言是用而已。惟多罪逋逃是崇。是長。是信。是使。而已。其暴虐百姓。姦宄商邑。雖紂主之。而實大夫卿士之成之也。玩其詞。揆其意。克商之後。必將此暴虐姦宄者盡誅之以快人心。至於紂。卽使不死。亦不過廢而遷之。使不得一有所爲。不得復用此暴虐姦宄之人。如越勾踐之居吳王於甬東者而已。非惟不肯滅其社稷。亦必不肯殘其身。況於已死而尙毀其屍乎。而泰誓數紂之罪。則曰。淫酗肆虐。曰。罪浮於桀。曰。殘害萬姓。曰。毒痡四海。曰。焚炙忠良。刳剔孕婦。斮朝涉之脛。剖賢人之心。甚至斥爲獨夫。名爲世讐。念除惡之務本。必殄殲之乃止。玩其詞。揆其意。克商之後。必生執紂而甘心焉。然後始洩其忿。至於武庚。不殺亦已幸矣。亦必竄之流之。其尙肯封之乎。由是言之。牧誓與封武庚之武王一

武王泰誓與懸紂頭之武王又一武王也。言牧誓之言者。必不忍言泰誓之言。言泰誓之言者。必不能言牧誓之言也。忍懸紂頭於太白者。必不肯封武庚於商。肯封武庚於商者。必不忍懸紂頭於太白也。然則此二篇必有一眞一僞。此二事亦必有一是一非。顯然而可見也。猶之乎匡章不忍欺死父之必不欺生君。胡廣不肯舍一豬之必不舍身命也。牧誓一篇。出於伏生孔安國壁中。而先行於兩漢。泰誓三篇。出於齊梁之際。而晚行於隋唐。武庚之封。與詩鴟鴞東山合。與書金縢大誥合。紂頭之懸。則經傳從未有一言及之者。此果孰是孰非。孰眞孰僞。學者苟平心而察之。不難辨也。如牧誓果武王之言。封武庚果武王之事。則僞孔氏古文與逸周書所記。不可信也明矣。吾與作僞書者無怨。顧傷古聖人之事。見誣於後世。故不忍於不言。說並見前孟津之誓及後條下。

唐國史補云。高定讀牧誓。問其父曰。奈何以臣伐君。父曰。應天順人。曰。用命賞于祖。不用命戮于社。豈是順人。父不能答。余按。武王與紂原非君臣。但商紂世爲天子。周乃一侯國耳。故晉韓厥及司馬侯皆以周喻晉。以紂喻楚。孟子齊人伐燕章中亦嘗以周喻齊。以紂喻燕。皆若敵國然者。至以賞于祖戮于社爲非順人。語尤乖謬。行軍必有賞罰。豈無賞罰始爲順人乎。費誓云。汝則有大刑。汝則有常刑。魯公之征徐戎。亦不得謂之順人乎。且此乃廿誓語。何得用之以譏武王。不知其父何以不能答。作書者又何以載之爲美談也。說並見前文王篇中及後條下。

殷商之旅其會如林。矢于牧野。維予侯興。上帝臨汝。無貳爾心。詩大雅。

〔補〕王曰。無畏。寧爾也。非敵百姓也。若崩厥角稽首。孟子。

〔備覽〕諸侯兵會者車四千乘。陳師牧野。帝紂聞武王來。亦發兵七十萬人距武王。紂師皆倒兵以戰。以開武王。武王馳之。紂兵皆崩畔紂。紂走。反入登於鹿臺之上。蒙衣其珠玉。自燔于火而死。史記周本紀。

〔存疑〕粵若來二月既死霸。粵五日甲子。咸劉商王紂。逸書武成。

按。武王之伐紂。據孟子以民爲崩角稽首。據史記以紂爲自燔于火。而此文乃云咸劉商王紂。若大行誅殺者。語殊可疑。蓋武成一篇本多言過其實。故孟子止取二三策。而謂血流漂杵之事無之。況此篇乃安國得多十六篇者。非若二十八篇以今文讀之者可比。蝌蚪之文本不易識。亦豈能保無文字之偶誤。故漢儒稱爲殘缺不全。絕無師說。固未可盡執爲實也。惟其出師月日可與他書互證。有不容盡廢者。故列之於存疑。

〔附錄〕闕羣之甲。武所以克商也。左傳昭公十五年。

〔附論〕孟子曰。盡信書則不如無書。吾於武成。取二三策而已矣。仁人無敵於天下。以至仁伐至不仁。而何其血之流杵也。孟子。

蘇氏云。孔子蓋罪湯武。曰大哉。巍巍乎。堯舜也。禹吾無間然。其不足於湯武也明矣。使文王在。必

不伐紂。紂不見伐而以考終。或死於亂。殷人立君以事周。君臣之道。豈不兩全。而以兵取之。而殺之。可乎。由是世之論者。皆以文王不伐商。而武王伐之爲非是。余獨以爲不然。聖人者。奉天而行者也。故孟子曰。天與賢則與賢。天與子則與子。文王之不伐紂。與武王之不得不伐紂。皆天也。故孟子曰。取之而民不悅。則勿取。文王是也。取之而民悅。則取之。武王是也。蓋文王之時。諸侯新服。周化猶未大行。而紂賢臣尚多。其虐未甚。故文王可以不伐商。至武王之世。商之賢臣已盡。而紂暴虐滋甚。民困而無所告。爲武王者安能晏然聽其駢首而就死乎。當商之末。諸侯相吞併。西方則崇爲大。東方則奄爲大。中州之地。大河南北。則殷之王畿也。文王起於西陲。故先伐崇與密。至武王而克商。至成王周公而後踐奄。自西而東。化以漸及。先後之勢然也。故曰。文王之德百年而後崩。猶未洽於天下。武王周公繼之。然後大行。言其三世相承以共安天下也。但武王適當其中耳。不得遂以此爲聖人之優劣也。高子曰。禹之聲尚文王之聲。孟子曰。何以言之。曰。以追蠡曰。是奚足哉。城門之軌。兩馬之力與。夫禹與文王之樂。未必即無高下。然必不在於追蠡。則武與文之優劣。亦不在於伐商與不伐商。王與帝之升降。亦不在於征誅與不征誅也。如以其迹斷之。是以追蠡而論樂耳。記曰。仲尼祖述堯舜。憲章文武。子貢曰。文武之道。未墜於地。在人。夫子焉不學。皆以文武並稱。從未有歧而二之者。是孔子於文武。其尊信無以異也。且論語者。後人之所記。非孔子之所自著也。其論堯舜禹亦僅一見。則聖言之遺者尚多。今也據孔子之贊舜禹而遂誣孔子

之罪湯武則孔子嘗稱稷卨即可謂之罪契嘗稱周公即可謂之罪召公矣欲誣聖人亦何患於無辭乎夫可以取信者孔孟而已孔子未嘗斥湯武也則曲爲之說曰孔子爲尊者諱爲親者諱也然則孟子不必諱矣而孟子不惟不斥且表章之蘇氏不復能曲爲說則直曰孟子之言不可爲訓而已孔子既未嘗言孟子之言又不可爲訓則雖欲不入於楊墨不可得矣至所稱兩全之術尤爲紕繆何者武王之伐紂不過欲救民耳以民困於水火而不能待紂之死是以伐之非貪其地而滅之也若殷別立賢君武王又何必強之事已且夫力能靖殷使之不至於亂而不肯一援手乃冀幸其自相屠戮而享其利而脫己之惡名此豈聖人正大光明之心也哉詳蘇氏之計畫皆曹操司馬懿狐媚竊國者之所爲蓋以利天下之心揣武王故欲進之以此而不自知其肝膽之楚越也至謂紂見殺於武王則亦承史記之謬耳武王豈有是事也哉張子厚云一日之間天命未絕則爲君臣當日命絕則爲獨夫諸侯不期而會者八百武王安得而止之哉以此爲武王解似矣然天下事未有不以漸者天命之絕豈在一日況君臣之分猶天澤之不可更昨日竭忠貞而奉之矣今日稱干戈而加之可乎且夫孟津之會諸侯不期而至史記文耳武王未必不告之也縱果諸侯自來要亦聞武王之伐商而會之耳武王早至孟津則諸侯早會遲至則遲會如之何其可以一日之間爲天命去留之界也蓋殷天命之去當在文王之世故書曰天乃大命文王殪戎殷誕受厥命詩文王之篇曰周雖舊邦其命維新天命已去而久不肯伐商是以謂之至

德若至孟津之會而後決．則文王之伐密伐崇．三分有二．庸得不謂之跋扈乎．蓋凡論周事者皆爲史記所誤．而以文王之爲西伯．專征伐．爲紂之所賜．故以後世君臣之分斷武王之是非．不知殷衰以來．聖賢之君不作．諸侯固以漸而叛矣．周介狄戎之間．乃商政所不及．及其寖昌寖大．諸侯歸之．又商所不能臣．自文王之世固已未嘗一日臣於商矣．況武王乎．牧誓曰．惟四方之多罪逋逃是崇．是長．是信．是使．是以爲大夫卿士．俾暴虐于百姓．以姦宄于商邑．夫曰于百姓而不曰于萬方．曰于商邑而不曰于下國．則是紂之號令止行於其畿內之明證也．故凡眞古書之文．未有謂桀紂之令行於天下者．惟僞書乃往往有之．如湯誓及此篇．皆馬鄭相傳之眞古文尚書也．則其文但曰率割夏邑．姦宄于商邑而已．而僞古文尚書之湯誥則曰．夏王滅德作威．以敷虐于爾萬方百姓矣．泰誓則曰．殘害于爾萬姓．曰毒痡四海矣．何者．僞書撰於東晉以後．彼固以漢晉之事例之也．學者苟能分別觀之．則不但古聖人之眞可識．而古書之眞僞亦可辨矣．由是言之．紂與文武原無君臣之分．而但爲名號正朔所存．苟非大無道．則聖人亦不忍輕黜之．苟其大無道．則聖人亦不敢擅庇之．文武豈有二道也哉．是故論文武者．但當問其實爲紂臣與否．而不必問其伐商與不伐商．果君臣也．則雖以曹操之不篡漢而罪與丕無殊．果非君臣也．則雖以武王之伐商而至德與文不異．惜乎世之論者．皆不折衷於此．信楊墨者．則以湯武爲罪人．尊聖人者．亦但以天命爲解釋．六經之晦．聖人之受誣也久矣．余既有見於此．不忍不言．然言之亦未必其

有信之者也。嗟夫。自戰國至秦。世道之一大升降也。殺人動數十萬。民之死者十而七八。卒滅先王之法。焚詩書。廢禮樂而後已。何以至於是也。以自文武以後八九百年。無聖人爲天子者以救之也。然則使湯不放桀。武王不伐紂。將不待後世而卽爲戰國。則當孔孟未生而堯舜之道久已泯沒。孔孟且無所承以傳於後。人類幾何而不盡。卽不盡而幾何不爲禽獸也。嗚呼。後世之人所以尙能生全而異於禽獸者。湯武之功也。賴湯武之功以生。而遂奪其筆以訾湯武。以爲千古之罪人。世之背本忘恩。未有如是之甚者也。且夫以湯武之放伐爲罪者。黃老氏之言也。黃老氏之言。楊氏之言也。後之儒者恥言楊墨而自以爲能闢異端。然論聖人之事。則皆祖述楊墨之賸言而不自知。嗚呼。吾不知其所闢者何異端也。故今於湯武王之事特詳辨之。說並見成湯王季文王伯夷篇中。

史記周本紀云。武王至紂死所。自射之。三發而後下車。以輕劍擊之。以黃鉞斬紂頭。縣太白之旗。已而至紂之嬖妾二女。二女皆經自殺。武王又射三發。擊以劍。斬以玄鉞。縣其頭小白之旗。余按。聖人之伐暴。以救民也。非讐之而欲甘心焉者也。桀雖虐。湯放之而已。使紂不死。武王必不殺紂。況於已死而殘其屍。何爲也者。春秋時滅國多矣。於其君也遷之而已。尙未有殺之者。況商周之間風俗尤厚。而武王聖人也。安有已死而殘其屍者哉。觀於武王之封武庚。聖人之心可以見矣。必無懸紂頭於旗以示僇者。若武王之讐紂如是。則必盡殺其子若孫。卽不然。亦必囚之放之。烏

有反封之者哉。史記之言。蓋本之逸周書。劉向所謂孔子所論百篇之餘者也。此本戰國時人所撰。其中舛謬良多。不可爲實。史記誤采之耳。惟賈誼新書謂紂死之後。民之觀者皆進蹴之。武王使人帷而守之。爲彷彿於聖人之心。然古者風俗淳厚。厲王之暴。周人流之於彘而遂已。不甘心焉也。烏有紂死而商民殘其屍者哉。故並不錄。

本紀又云。叔振鐸奉陳常車。周公旦把大鉞。畢公把小鉞。以夾武王。散宜生、太顚、閎天皆執劍以衛武王。立於社南。毛叔鄭奉明水。衛康叔封布茲。召公奭贊采。師尙父牽牲。尹佚筴祝云云。余按。此亦采逸周書之文。非其事實。執劍牽牲。自有有司職之。非師傅大臣之事。觀顧命之篇可見矣。其祝文亦依傍牧誓之語以成文者。故皆不錄。又按。周書之文。多與史記異同而皆不若史記之語完善。疑史記所采者本書而今周書則傳寫而致誤者也。

武王下

〔補〕周有大賚。善人是富。論語堯曰篇。

按史記稱武王克商。散財發粟。所謂大賚蓋卽指此。故次之以此。

雖有周親。不如仁人。百姓有過。在予一人。同上。

朱子論語集注云。孔氏曰。周至也。言紂至親雖多。不如周家之多仁人。是以周親爲商之親戚也。

余按論語集解。孔安國云。親而不賢不忠則誅之。管蔡是也。仁人謂箕子微子。來則用之。安國初

未嘗以周親屬商。以仁人屬周也。蓋此本承上文大賚二句。言周雖有親戚。不敵善人。故賚之耳。上文之周。既指武王。何得此文之周。反屬之紂。上下作兩解乎。至以爲武王所自言。而謂商親之不如周。抑又夸矣。朱子此文本之僞書僞傳。僞書僞傳。乃晉以後攻康成者之所僞撰。朱子乃不從眞安國之論語注而反引僞安國之尚書傳。且云孔氏云云。安國之誣。將望何人爲白之乎。然安國之所釋。亦尚未盡。此本記武王事。管蔡尚未甚間王室。何由誅之。仁人兼天下之遺賢言之。亦豈得專指微箕。細玩此文。乃聖人不私其親而惟求天下之賢才與共天祿。正與上章成湯之言相表裏。周親二句。卽所謂帝臣不蔽簡在帝心也。百姓二句。卽所謂萬方有罪。罪在朕躬也。故孟子曰。先聖後聖。其揆一也。故讀此章。可以見聖人貴德尊賢。大公無我之心。而約非劉氏不王。特秦漢以後之事。未足語於唐虞三代聖帝哲王之度量也。以周親爲商親。失其旨矣。百姓有過。蔡氏書傳以爲民皆有責於我。謂我不正商罪。亦非是。故今考而正之。此文非泰誓語。說已見前篇中。

〔備覽〕命召公釋箕子之囚。命畢公釋百姓之囚。表商容之閭。命南宮括散鹿臺之財。發鉅橋之粟。以振貧弱萌（疑與氓同。）隸。命南宮括史佚展九鼎保（一作寶。）玉。命閎夭封比干之墓。命宗祝享祠于軍。（周記周本紀。）

尚書大傳云。紂死。武王召太公而問焉。太公曰。愛人者兼其屋上之烏。不愛人者及其胥餘。召公

曰有罪者殺無罪者活咸劉厥敵毋使有餘周公曰各安其宅各田其田毋故毋新惟仁之親武王於是乃封墓表閭發粟散財云云呂氏春秋云武王命周公進殷之遺老而問衆之所說民之所欲乃發鉅橋之粟云云余按散財發粟表閭封墓諸大政皆武王未克商時心所欲爲而不能者一旦克商自當卽時舉行不待訪之於人而太公召公皆聖賢之臣何容見不及此而但以殺戮導武王乎此皆後人附會之言故並不錄

〔備覽〕牧之野武王之大事也既事而退柴于上帝祈于社設奠于牧室遂率天下諸侯執豆籩遂奔走追王太王亶父王季歷文王昌大傳

追王之說凡三史記以爲文王受命稱王而追尊古公公季皆爲王文王稱王先儒固多駁之苟文王未嘗稱王則二王亦非文王之所追尊明矣中庸以爲周公追王大王王季而無文王然書金縢篇文大王王季於武王之世已皆稱王則中庸所稱亦不然矣唯大傳以爲武王在牧野時三王同時追尊於理爲近與尚書文亦合故今從之說詳見前文王及後周公篇中

按本紀之散財發粟卽論語大賚之典大傳之設奠追王卽史記享祠之事故連類而次之

〔備覽〕封商紂子祿父殷之餘民武王爲殷初定未集乃使其弟管叔鮮蔡叔度相祿父治殷史記周本紀

史記此文在散財發粟之前按散財發粟與釋囚表閭皆如救焚拯溺不可旦夕緩者若封殷立

監似當從容議之故移置於此監殷止管蔡二叔無霍叔說見周公相成王篇管蔡甚商條下

〔備覽〕乃罷兵西歸行狩記政事作武成同上

僞尚書中有武成篇乃輯經傳孟子戴記之語而采漢書律曆志所引武成原文以冠之者雖無大謬於理而亦毫無所發明且既爲誥體而通篇皆敍事殊不相稱其文亦雜亂無章蔡傳疑之是也顧不肯糾其僞而但爲改定其文豈知改定更不免於雜亂乎況既敍伐商之文於誥前則所謂誥者僅寥寥數語而亦仍是敍事初無所白於諸侯者尚書寧有此誥體邪故今不采其文而但載漢志所引之原文

〔備覽〕濟河而西馬散之華山之陽而弗復乘牛散之桃林之野而弗復服車甲弁而藏之府庫而弗用倒載干戈包之以虎皮名之曰建櫜樂記

〔備覽〕散軍而郊射左射貍首右射騶虞而貫革之射息也裨冕搢笏而虎賁之士說劍也樂記

〔附論〕楚子曰夫武禁暴戢兵保大定功安民和衆豐財者也故使子孫無忘其章今我使二國暴骨暴矣觀兵以威諸侯兵不戢矣暴而不戢安能保大猶有晉在焉得定功所違民欲猶多民何安焉無德而強爭諸侯何以和衆利人之幾而安人之亂以爲己榮何以豐財武有七德我無一焉何以示子孫左傳宣公十二年

余按春秋之時周室微弱楚地方千餘里僭王問鼎其目中固已無周矣且距武王僅四百年文

獻俱存。藉使武王有一二端未滿人意。詩書所言之有虛美。楚子必無不知。必不代爲之諱。乃其頌武王如是。則是武王原無可議。詩書所言。皆實事也。春秋時諸侯自桓文以降。莫如楚莊賢者。縣陳而復封之。克鄭而復舍之。雖漢高光及宋祖唐宗能之乎。是其才識蓋有大過人者。是以士會稱其德立、刑行、政成、事時、典從、禮順、蓋深賢之也。乃其稱武王。若於己有天淵之限。雲泥之隔者。雖自謙之詞。然何至於是。然則武王實大聖人。非後世賢君所能及。雖賢君莫不心折於武王。未有敢致不滿於武王者也。蓋當其時。湯武之世未遠。楊墨之說未起。故知之眞而服之篤。自戰國以後。異端橫行。非堯舜薄湯武。學者習聞其說而不能辨其是非眞僞。以故從風而靡。不但劉知幾蘇子瞻之屬以爲可議。以爲非聖。卽篤信好古之儒。亦往往於武王有憾詞焉。豈非邪說之易惑。特識之難遇哉。吾願世之學者以三代以上論武王者論武王。而毋以戰國以後之論武王者論武王也。

〔補〕惟四月旣旁生霸。粵六日庚戌。武王燎於周廟。翌日辛亥。祀於天位。粵五日乙卯。乃以庶國祀毖于周廟。逸書武成。

〔存參〕大寒。在周二月卽夏正十二月。己丑晦。明日。閏月庚寅朔。三月二日驚蟄。古本正月中氣近世誤爲雨水。四月己丑朔。甲辰望。乙巳旁之。漢書律曆志。

謹權量。審法度。修廢官。四方之政行焉。論語堯曰篇。

興滅國繼絕世舉逸民天下之民歸心焉同上

論語之記此兩節何也所以紀武王之新政也聖人之征不道也非利天下也以正天下也權量法度古聖人之所以定民志而正風俗者也權量不謹則巧僞日滋姦民得其利而良民受其害法度不審則姦吏得以上下其手而民無所措手足虞舜所以同律度量衡也古之聖帝名臣皆有大功於世其子孫皆當世守其祀而不改當商之季賢聖之君不作諸侯惟以力爭強吞弱衆暴寡聖帝名臣之裔殄滅者蓋亦不少矣至於任官用人尤經世之大政官廢則民事無由理不得其人則雖有官而事不治反以病民者有之矣觀於伯夷之居北海太公之居東海天下之大老且猶如是則賢才之伏處於草茅者固不可以枚舉但無由盡歸於周耳賢才不用百姓何由得安是以武王起而伐商以正之也使武王不伐商則聖帝名臣之祀遂聽其滅絕乎姦民亂俗姦吏害民遂聽其縱恣乎職廢而不舉賢才隱居而不任職遂聽其自然任斯民之重困乎吾知上帝之心必有所不忍而聖人敬事上帝之心亦必有所不安也故曰聖人非利天下也以正天下也興滅繼絕即史記所稱封薊祝陳杞之事舉逸民即上文周親不如仁人周頌求懿德肆時夏之意即成湯所云帝臣不蔽也後世學者習見漢晉以後之事遂以爲三代亦復如是而以利天下之心度古聖人甚至有以湯武之征誅爲得罪於名教者而豈知聖人光明正大之心不若是哉故今表而出之

〔備覽〕武王既勝殷邦諸侯。班宗彝。作分器。書序。

按諸侯之封。當在歸自商以後。故次之於此。

〔附論〕孟子曰。武王不泄邇。不忘遠。孟子。

按此文似指克商後諸大政而言。故次之於此。

鎬京辟廱。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詩大雅。

考卜維王。宅是鎬京。維龜正之。武王成之。同上。

武王宅鎬。未知的在何時。史記周本紀亦無之。然此似不可缺。故因無思不服之文。次之於此。

本紀云。武王徹九牧之君。登豳之阜。以望商邑。武王至於周自夜不寐。周公旦曰。曷爲不寐。王曰。云云。又云。我南望三塗。北望嶽鄙。顧詹有河。粵詹雒伊。毋遠天室。營周居於洛邑而後去。余按。此本逸周書之文。其意淺而晦。其詞煩而澁。與尚書大不類。且周公之宅洛。以殷民之遷也。是時不惟未遷。兼亦未畔。宅洛何所取焉。將以爲朝會道里均也。則又無一言及之。蓋後世之人聞周公之宅洛而不得其故。揣度之而以爲武王之所命耳。而商邑豳阜相距千餘里。亦非能望見者。故不錄。

綏萬邦。屢豐年。詩周頌。

〔存疑〕周饑。克殷而年豐。左傳僖公十九年。

按詩但謂克殷之後年豐耳。非必謂克殷之前而饑也。饑以興師。聖人恐不如是寧子但欲贊文公以伐邢。遂不覺其言之過當。將使後世好戰而不恤民者以是藉口。故列之於存疑。

既克商二年王有疾弗豫二公曰我其爲王穆卜周公曰未可以戚我先王公乃自以爲功爲三壇同墠爲壇於南方北面周公立焉植璧秉珪乃告太王王季文王史乃册祝曰惟爾元孫某遘厲虐疾若爾三王是有丕子之責于天以旦代某之身予仁若考能多材多藝能事鬼神乃元孫不若旦多材多藝不能事鬼神乃命于帝庭敷佑四方用能定爾子孫于下地四方之民罔不祗畏嗚呼無墜天之降寶命我先王亦永有依歸今我卽命于元龜爾之許我我其以璧與珪歸俟爾命爾不許我我乃屏璧與珪乃卜三龜一習吉啓籥見書乃幷是吉公曰體王其罔害予小子新命于三王惟永終是圖茲攸俟能念予一人。公歸乃納册于金縢之匱中王翼日乃瘳。書金縢。

按此事在書金縢篇。乃因成王之迎周公而追記此。非謂其必在洪範旅獒後也。史記以爲十三年事。故記之於訪範之後。然余觀三代以上皆以踰年爲二年。恐當在訪範之前一年。故次之於此。

惟十有三祀王訪于箕子王乃言曰嗚呼箕子惟天陰騭下民相協厥居我不知其彝倫攸斁。書洪範。

此篇據春秋傳以爲商書。故稱十有三祀。用商制也。今篇在周書中。

箕子乃言曰我聞在昔鯀陻洪水汩陳其五行帝乃震怒不畀洪範九疇彝倫攸斁鯀則殛死禹乃嗣興。

天乃錫禹洪範九疇彝倫攸敍。同上。

初一曰五行。次二曰敬用五事。次三曰農用八政。次四曰協用五紀。次五曰建用皇極。次六曰乂用三德。次七曰明用稽疑。次八曰念用庶徵。次九曰嚮用五福威用六極。同上。

〔備覽〕武王釋箕子之囚。箕子不忍爲周之釋。走之朝鮮。武王聞之。因以朝鮮封之。箕子既受周之封。不得無臣禮。故于十三祀來朝。武王因其朝而問鴻範。尚書大傳。

箕子之訪。據尚書大傳及史記皆當在克商後二年。而劉歆三統曆獨據書洪範序。以爲卽在克商之歲。因移克商事於武王之十三年。余按。洪範云。惟十有三祀。王訪於箕子。序云。武王克殷。以箕子歸。作洪範。見漢書。今序與此小異。此但追敍箕子至周之由。爲作洪範張本。非謂作範必在克商年也。奄之踐在成王之初。武之章稱武王之謚。然詹伯楚子皆蒙武王克商之文言之。蓋特原其事之所始。與傳文之先經以首事。後經以終義者同。不必其事定在此一時也。劉歆不達其意。遂誤以爲武王克殷在十三年。是猶史記闕里志。見春秋傳孟懿子學禮之文。載於昭公七年。而遂以爲孔子十七歲時事也。亦鑿之至矣。惟大傳以爲封朝鮮而後陳洪範。史記以爲陳洪範而後封朝鮮。其說較爲小異。然亦無大關於得失。要之。皆在克商之後二年。陳範在十三祀。則克商固當在十一年也。嗟夫。自漢書載劉歆之說。以克商爲在十三年。僞古文經傳因之。遂分書序四言爲兩年事。蔡傳駁之。又幷歸之於十三年。而武王之事遂雜亂不可考。一語之誤解。其所關豈小事哉。

故今載大傳之文。以正三統之誤。使其源清而後其流可得而漸釐也。說並詳前卷中觀兵伐殷兩條下。彙而考之。事理自曉然矣。○大抵僞古文經傳多本之劉歆王肅。豈孔安國所傳。司馬遷、趙岐、鄭康成、杜預諸家皆不之見。而獨歆與肅二人見之乎。借令歆與肅獨見之。又何故不明言其出於書之某篇而竊之爲己說以欺人乎。然則其書出於歆肅之後明甚。奈何世儒皆不之察也。

〔存參〕武王封箕子於朝鮮。箕子教以禮義田蠶。又置八條之教。其人終不相盜。無門戶之閉。婦人貞信。飲食以籩豆。（後漢書。）

史記宋世家云。箕子朝周。過故殷墟。感宮室毀壞。生禾黍。乃作麥秀之詩曰。（尚書大傳作微子事。）麥秀漸漸兮。禾黍油油。（大傳作蓊蓊。）彼狡童兮。不與我好兮。（大傳作不我好仇。）余按此歌有怨君之心。無傷舊之意。其詞亦大不敬。必後人所擬作。非微箕所爲。故不載。

〔存疑〕武王克商。作頌曰。載戢干戈。載櫜弓矢。我求懿德。肆於時夏。允王保之。又作武。其卒章曰。耆定爾功。其三曰。鋪時繹思。我徂惟求定。其六曰。綏萬邦。屢豐年。（左傳宣公十二年。）

〔備覽〕武。始而北出。再成而滅商。三成而南。四成而南國是疆。五成而分周公左。召公右。六成復綴以崇天子。夾振之而駟伐。盛威於中國也。分夾而進。事蚤濟也。久立於綴。以待諸侯之至也。（樂記。）

〔附論〕吳公子札來聘。見舞大武者。曰。美哉。周之盛也。其若此乎。（左傳襄公二十九年。）○子謂武。盡美矣。未盡

善也。論語八佾篇。

呂氏春秋云。武王伐殷。薦俘馘於太室。乃命周公作爲大武。綱鑑大全因之。於武王十四年書作樂曰大武。余按。楚子所引武樂三章中。有於皇武王。桓桓武王之語。則斷非武王所自作矣。故鄭孔及朱傳皆以爲武王崩後。周公作此以象武王之功。然則載戢干戈之頌。亦未必卽武王所作。傳但本武王之克商而言之耳。不但此也。禹之夏。湯之濩。文王之南籥。亦未必皆其人所自作。但樂以象德。季札所贊者其樂也。卽其人也。故幷附於其人之篇後。遂皆以爲其人所自作。則誤矣。

太子誦代立。是爲成王。史記周本紀。

# 豐鎬考信錄卷四

周公相成王上

武王既喪。管叔及其羣弟乃流言于國曰。公將不利于孺子。書金縢。金縢一篇並無周公攝政之文。唯戴記文王世子篇云。成王幼。不能涖阼。周公相。踐阼而治。明堂位云。武王崩。成王幼弱。周公踐天子之位以治天下。六年。朝諸侯於明堂。制禮作樂。頒度量而天下大服。七年。致政於成王。由是史記漢書及諸說尚書禮記者。幷謂周公居天子位。南面以朝諸侯。而以洛誥之復子明辟爲復政成王之據。蔡氏書傳駁之云。有失然後有復。武王崩。成王立。未嘗一日不居君位。何復之有。王莽居攝。幾傾漢鼎。皆儒者有以啓之。是不可以不辨。石梁王氏亦云。周公爲冢宰時。成王年已十四。非攝位。但攝政。豈可以天子爲周公二子之言。誠足以糾先儒之失。絕後世之惑矣。然以余考之。周公不但無南面之事。並所稱成王幼而攝政者亦妄也。古者男子不踰三十而娶。況君之世子乎。邑姜者。武王之元妃。成王者。邑姜之長子。而唐叔其母弟也。武王之娶邑姜。邑姜之生成王。皆當在少壯時明甚。而今文王世子篇。乃云。文王九十七而終。武王九十三而終。成王幼。不能涖阼。則是武王年八十餘而始生成王。六十餘而始娶邑姜也。此豈近於情理哉。均之父子也。且均之聖賢也。王季之愛文王與文王之愛武王當無以異。乃作記者

言文王則云十二而生伯邑考。十五而生武王。（說見武王上篇。）言武王則八十餘而始生成王之嫡長子。王季之爲文王婚何其太早。文王之爲武王婚何其太遲乎。由是言之。凡記所載武王成王之年。皆不足信。況周公之東也。唐叔實往歸禾。則成王之不幼明矣。蓋古者君薨。百官總己以聽於冢宰三年。子張曰。書云。高宗諒陰三年不言。何謂也。孔子曰。何必高宗。古之人皆然。然則武王崩時。周公蓋以冢宰攝政。不幸羣叔流言。周公東辟。遂不得終其攝。及成王崩。召公鑒前之禍。遽奉子釗以朝諸侯。由是此禮遂廢。後之人但聞有周公攝政之事。而不知有冢宰總己之禮。遂誤以成王爲幼。又見洛誥之末有周公誕保文武受命惟七年之文。遂誤以爲攝政之年數耳。不思周公居東二年。東征三年。七年之中。周公之在外者四五年。此時何人踐阼。何人聽政。成王之自臨朝視政明矣。何故能踐阼聽政於四五年。而獨此二三年中必待周公之攝之也。鄭氏謂成王居喪不言。周公以冢宰聽政。而二叔流言是已。然又謂成王親迎以歸。然後攝政。則亦未免惑於史記漢志之言也。且復之爲言。下告上也。春秋傳曰。燮將復之。又曰。罃將復於寡君。孟子曰。有復於王者。王命周公作洛。故周公使人復王耳。豈謂其復政哉。曰。然則成王何以稱爲孺子也。曰。孺子之稱不必其皆嬰兒也。晉文公出亡數年而獻公卒。其齒長矣。而秦使及狐偃皆稱之爲孺子。有大夫之嫡子而稱爲孺子者。孟莊子武伯於其父時皆稱爲孟孺子是也。有未成乎大夫而稱爲孺子者。季孫之稱秩。高氏之臣之稱子良是也。而子旗於子良亦曰。彼孺子也。則是親之少之。皆可

以儒子稱之也。是故。金縢之儒子。流言也。未成乎君之稱也。立政、洛誥之儒子。則周公自以親之少之之故而稱之耳。豈得遂以爲童子哉。晉慕容盛謂周公專權代主。管蔡忠於王室。故有不利儒子之言。又謂周公知文王與武王三齡。而求代其死者。詐也。雖盛本詐諼之人。故以小人之腹度君子。然要亦傳記之邪說之有以啓之也。故今但載金縢本文。而文王世子。明堂位及史記漢志諸說。概不妄附。說並見前武王伐紂條下。

戴記中庸篇云。武王末受命。周公成文武之德。追王太王王季上祀先公以天子之禮。斯禮也。達乎諸侯大夫及士庶人。余按。尚書金縢篇云。乃告大王王季文王。又云。若爾三王。是有丕子之責于天。又云。予小子新命于三王。則是武王未崩以前。大王王季已追王也。周公烏得有追王之事哉。且二王果周公所追王。則文王以何時稱王邪。謂生而稱王邪。則文王爲西伯。傳記之文甚明。宋歐陽永叔固已辨之矣。謂武王克商之後追王邪。則既追王文王。何難復追王二王。若武王但追王文王而不追王二王。則是以爲不當追王也。武王以爲不當追王而周公追王之。可乎。考其首尾。乃必無之事。而儒者咸信之。其亦異矣。原其所以如是信者。無他。以中庸爲子思所作而此章爲孔子之言。至朱子列中庸於四書。遂愈莫敢有議者。不知此章斷非孔子之言。而中庸亦不出子思之手。乃戰國之儒者。采輯前人之言以成。此書獲上一節采諸孟子。實顯然可見者。其冠以子曰者。雖相傳爲孔子之言。而爲後人之所附益及假託者蓋亦有之。是以中庸之言。高者不

減尙書論語。而閒亦有刺謬於經傳者。爲是說者蓋亦習於世俗所傳文王受命稱王之說。故但以爲追王二王而不言追王文王耳。豈足爲據也哉。且武王克商之後。祀於周廟者屢矣。用諸侯禮邪。用天子禮邪。武王旣爲天子而仍用諸侯之禮。必有所未安。若用天子之禮。則武王固已上祀先公矣。何勞於周公之成其德哉。嗟夫。聖人之言。萬世所取信也。然必眞爲聖人之言。然後可以取信。非可徒以名焉已也。魯襄仲之將立宣公也。以君命召惠伯。其宰公冉務人止之曰。入必死。叔仲曰。死君命可也。公冉務人曰。若君命可死。非君命何聽。弗聽遂入。卒弒其君而殺其身。然則言亦不可以妄信也。是以余於傳記。必其與經合者然後載之。不敢信一人率爾之談。遂以爲眞聖人之言也。

衞宏毛詩序云。七月。陳王業也。周公遭變故。陳后稷先公風化之所由。致王業之艱難也。鄭氏謂此詩。在周公居東之日。朱子謂此詩。在成王初立之時。余按鴟鴞以下六篇。皆周公時所作。此篇若又出於周公。則是七篇皆與豳無涉。何以名之爲豳。曰。述豳俗也。然流火、授衣、烹葵、剝棗。在在皆然。以民閒通行之事而獨謂之豳俗。豳何在焉。且玩此詩醇古樸茂。與成康時詩皆不類。竊嘗譬之。讀大雅如登廊廟之上。貂蟬滿座。進退秩然。煌煌乎大觀也。讀七月。如入桃源之中。衣冠樸古。天眞爛熳。熙熙乎太古也。然則此詩當爲大王以前豳之舊詩。蓋周公述之以戒成王。而後世因誤爲周公所作耳。竊疑豳之舊詩。當不止此。此篇因周公識之傳之而獨存。猶商頌當時亦必

多。而正考父獨得其十二篇也。至於鴟鴞以下。則以其詩皆爲周公而作。而音節亦近豳。故附之於豳風之後。而此一篇則豳之正風也。故今不載之於周公之篇。

周公乃告二公曰。我之弗辟。我無以告我先王。周公居東二年。則罪人斯得。于後公乃爲詩以貽王。命之曰鴟鴞。王亦未敢誚公。同上。

鴟鴞鴟鴞。既取我子。無毀我室。恩斯勤斯。鬻子之閔斯。迨天之未陰雨。徹彼桑土。綢繆牖戶。今女下民。或敢侮予。予手拮据。予所捋荼。予所蓄租。予口卒瘏。曰予未有室家。予羽譙譙。予尾翛翛。予室翹翹。風雨所漂搖。予維音嘵嘵。詩豳風。

金縢弗辟之辟。鄭氏以爲退辟。同避。居東。以爲辟位而居於東。自僞孔傳出始訓辟爲法。而以誅殺之意解之。於是以居東爲東征。以鴟鴞詩爲在黜殷之後。隋唐之際。鄭學浸微。孔穎達作疏。遂棄鄭而用僞傳。唐宋學者靡然從之。雖朱子詩傳。初亦采其說。及後答蔡沈書。始覺其謬。而蔡氏作書傳。乃本朱子之意以正其失。今載其說於左。

朱子復蔡沈書說。弗辟之說。只從鄭氏爲是。向董叔重得書亦辨此。一時信筆答之。謂當從古註說。（卽謂僞傳。蓋以孔在鄭前也。）後來思之。不然。三叔方流言。周公處骨肉之間。豈應以片言半語遽然興師以征之。聖人氣象大不如此。又成王方疑周公。周公固不應不請而自誅之。若請之於王。亦未必見從。雖曰聖人心事公平正大。區區嫌疑似不必避。然舜避堯之子。禹避舜之子。自是合如此。

蔡氏尚書金縢篇傳。辟讀爲避。古字避皆作辟。鄭氏詩傳言周公以管蔡流言。辟居東都。是也。漢孔氏即僞傳。蔡氏誤以爲眞安國作。以爲誅殺之。夫三叔流言。以公將不利於成王。周公豈容遽興兵以誅之邪。此下數句已見朱子書中。今節之。我之弗辟。我無以告我先王。言我不辟則於義有所不盡。無以告先王於地下也。公豈自爲身計哉。居東。居國之東也。孔氏以爲東征非也。方流言之起。成王未知罪人爲誰。二年之後。王始知流言之爲管蔡。斯得者。遲之之詞也。

余按。朱子之論正矣。蔡傳之釋此文義尤詳盡。復何疑焉。然後儒尚多從僞傳而非蔡者。豈以詩傳出於朱子故邪。抑未取詩書之言而深思之邪。書云流言於國。不云殷畔。則是殷猶未畔。但聞流言而遂辟也。流言者。道路之言。事後知其所起。乃追書之。當時尚未知爲誰何。周公可以疑似而遽殺其兄乎。周公之東征。討武庚也。武庚未畔。討之何名。未畔而已伏誅。則是初無殷畔之事。而周公誣之也。若謂武庚之畔即在流言之時。則史當特書之以爲討之張本。不得但記流言。遽云當誅。誅流言者邪。誅畔者邪。雖初搦筆之童子不至如是。況史臣而有此文理邪。詩云。曰予未有室家。又云。予室翹翹。風雨所漂搖。則是王室不安。諸侯攜貳。而尚未知其所定也。細玩通篇。惓惓慮患之心。溢於語言之表。然則此詩作於東征之前明矣。若以爲在東征之後。則王室已安。天下已靖。而爲岌岌憂危不保終日之言。於事爲不切。於人爲不情矣。而說者乃以既取我子爲東征後之證。曰。子喻管蔡。室喻王室。言既取我子。則管蔡既已受誅矣。朱氏公遷說。信如所云。管蔡誅則

武庚亦誅矣。泉下游魂其尙能毀我王室乎。嗟夫。朱子之於傳。豈能無千慮之一失。況其晩年已不容於自改其說。而後儒反代爲朱子容之。何邪。故今遵蔡傳之說。而以東征之事。次於成王親迎周公之後。

秋大禾。未穫。天大雷電以風禾盡偃。大木斯拔。邦人大恐。王與大夫盡弁。以啓金縢之書。乃得周公所自以爲功代武王之說。二公及王乃問諸史與百執事。對曰。信。噫。公命我勿敢言。王執書以泣曰。其勿穆卜。昔公勤勞王家。惟予冲人弗及知。今天動威以彰周公之德。惟朕小子其新迎。我國家禮亦宜之。王出郊。天乃雨。反風。禾則盡起。二公命邦人。凡大木所偃。盡起而築之。歲則大熟。書金縢。

按書此文。居東之非東征益明。臨漳呂樂天先生游己酉記疑嘗辨之。今錄於左。

己酉記疑一則。節錄。周公居東。去京師必不甚遠。周公此時亦無大責任。故感風雷之變。啓金縢之書。執書以泣。隨卽出郊迎公。天乃雨反風也。若以居東卽爲東征。則武庚所都去國千餘里。豈有不下班師之詔。又不待風止。卽出郊迎公之理。由此看來。論此事者。當以蔡註金縢爲正。鴟鴞詩傳雖不觀可也。○余按。此說深中事理。蓋武庚未平。周公必不能中道班師。武庚旣平。周公又不可擁兵居外。其爲無事顯然。不得謂之爲東征也。

史記云。成王少時病。周公自揃其蚤沈之河以祝於神。及成王用事。人或譖周公。周公奔楚。成王發府見周公禱書。乃泣。反周公。讒周云。奉旣燔書。時人欲言金縢之事。失其本末。乃云然耳。余按。

一事而所傳聞異詞。遂誤而兩載之。傳記如是多矣。慶封之聘魯也。叔孫食之不敬。賦詩譏之。其奔魯也。叔孫又食之。汜祭亦賦詩譏之。鄭之葬簡公也。將毀游氏之廟。而子產中止。鄭之爲蒐除也。亦將毀游氏之廟。而子產中止。此皆顯然一事。而傳悉兩載之。無他。采之太博而擇之未精耳。左傳猶然。況其下焉者乎。後人過於信古。遂不敢議惑矣。譙周之言是也。然即此可見史記之文。傳而失其眞者甚多。學者不可以其近古。謂其必有所本。遂概信之以爲實也。

〔補〕管蔡啓商。基間王室。左傳定公四年。

管叔以殷畔。孟子。

〔存參〕奄君蒲姑謂祿父曰。武王既死矣。今王尚幼矣。周公見疑矣。此百世之時也。請舉事。尚書大傳。

僞古文尚書云。惟周公位冢宰。正百工。羣叔流言。乃致辟管叔于商。囚蔡叔于郭鄰云云。余按傳稱管蔡啓商。基間王室。孟子書中亦有管叔以殷畔語。則是管蔡之誅以畔故。不以流言故也。烏有但聞流言而遂誅其親戚者哉。僞書之文。其誣聖人不小。故今載春秋傳孟子之文以正之。至大傳所言。乃伐奄張本。雖不敢必其實而理容或有之。故附存之。

王若曰。猷大誥爾多邦越爾御事。弗弔。天降割于我家。不少延。洪惟我幼沖人。嗣無疆大曆服。弗造哲。迪民康。矧曰其有能格知天命。○殷小腆。誕敢紀其敍。天降威。知我國有疵。民不康。曰予復。反鄙我周邦。○予永念曰。天惟喪殷。若穡夫。予曷敢不終朕畝。天亦惟休于前寧人。予曷其極卜。敢弗于從。率寧人有指

疆土。矧今卜幷吉。肆朕誕以爾東征。天命不僭。卜陳惟若茲。（書大誥。）

〔備覽〕武王崩三監（傳云三監管蔡商。）及淮夷叛周公相成王將黜殷作大誥。（書序。）

按。大誥篇首。當有數語序誥之所由作。若殽庚多士多方者。而今無之。蓋缺文也。故今取書序之文補之。

〔補〕王於是乎殺管叔。而蔡蔡叔。以車七乘。徒七十人。（左傳定公四年。）

戰國人多稱周公誅管蔡。曾慕容盛遂以擅誅管蔡爲周公罪。余按。周公東征。乃奉成王之命。尙書春秋傳之文甚明。不得以其事專屬之周公也。蓋周公輔相兩朝。勳崇望重。故說成周事者。多歸之於周公。正如陳賈所云。周公使管叔監殷。是時武王在上。太公望散宜生等共佐之。周公安得自使管叔乎。

僞古文尙書云。致辟管叔於商。囚蔡叔於郭鄰。以車七乘。降霍叔爲庶人。三年不齒。宋堯叟林氏春秋傳。周公弔二叔之不咸。註云。周公傷夏殷之二叔世。疏其親戚。不能同心。以至滅亡。或以二叔爲管蔡者非。管叔蔡叔霍叔三叔。不得稱二叔。（杜註二叔說同。無管蔡霍三叔之說。）余按。春秋傳云。管蔡啓商。甚間王室。王於是乎殺管叔而蔡蔡叔。又云。管蔡爲戮。周公右王。無有一言及霍叔者。史記殷本紀云。武庚與管叔蔡叔作亂。周本紀云。武王爲殷初定未集。乃使其弟管叔鮮、蔡叔度相祿父治殷。又云。周公奉成王命。伐誅武庚管叔放蔡叔。皆與左傳文合。而無霍叔。其尤顯然無疑者。管蔡世

家稱封叔鮮於管。封叔度於蔡。下云二人相紂子武庚。稱封叔處於霍則不言是。然則霍叔未嘗監殷明矣。而魯周公衛康叔宋微子各世家。亦俱但稱管叔、蔡叔傅相武庚。管叔蔡叔作亂。周公誅管叔。放蔡叔。若霍叔果同監殷而同作亂。不應數篇之文如合符然。皆有管蔡而無霍也。尚書大傳云。武王使管叔蔡叔監祿父。漢書地理志云。周既滅殷。封其畿內爲三國。邶以封紂子武庚。庸管叔尹之。衛蔡叔尹之。以監殷民。皆與左傳史記說同。不言霍叔。由是言之。以殷畔者。止管蔡二叔而無霍。故傳云弔二叔之不咸。不稱三叔也。至晉皇甫謐作帝王世紀。始稱自殷都以東爲衛。管叔監之。殷都以西爲鄘。蔡叔監之。殷都以北爲邶。霍叔監之。僞尚書緣此。遂采左傳語而增以降霍叔之文。然則此書之撰於晉以後。而非安國之所傳也。彰彰明矣。如果安國所傳。不應兩漢諸儒皆不知有霍叔。獨至皇甫謐始知之。而左氏生於周世。在焚書之前。尤不應不知有霍叔而每文皆但言管蔡也。杜氏以下文稱管蔡之故。因釋二叔爲二代之叔世。固已強詞。至林氏乃據世俗相傳之語。以駁二叔之稱。而不復考左傳他文及史漢舊說。尤疎之甚矣。且降爲庶人者。漢以後法耳。三代以上。大臣有罪可殺可放。而未嘗有降其爵者。先王所以辨上下別嫌疑。定民志也。春秋之時。卿奔他國。乃有降從大夫之位者。彼原非此國之卿故然耳。本國固無是也。烏有朝廼公卿而暮同編戶者哉。且蔡叔罪重於霍叔。尚有車七乘。徒七十人。以大夫之奉奉之。而霍叔之罪遞輕。乃反降爲庶人。一何其賞罰之顛倒乎。或疑金縢有羣弟流言之文。當不止蔡叔一

人。然卽蔡霍二叔。亦不得遂稱羣。蓋流言者自多人。監殷者自管蔡。不得謂流言之人。盡監殷之人也。故今但據春秋傳文載之。無稽之說。不敢以妄增也。

周公旣承成王命。誅武庚。殺管叔。放蔡叔。乃命微子開（本啓字。避景帝諱改。）代殷後。奉其先祀。作微子之命以申之。（史記宋微子世家。）國于宋。

僞古文尚書有微子之命篇。余弟遜訥菴筆談嘗辨之。今錄於左。

訥菴筆談一則。封微子。非封他人比也。改革之際。難爲言矣。當時命之者之言。其於理於勢必有其懇摯而婉篤者。今皆不可得見。作書者以其難於措辭。故但爲膚廓通套之語。於當日情勢無一語及之。譬若扶墻而行。不敢少動。惟恐其有破綻以貽後世口實。此正可見作者伎倆。而後世乃猶以爲眞聖人之言也。試使後世能文之士代爲此篇。其揣情度勢亦必有可以感動人心而慰安殷之遺民者。寥寥數語。苟且了事。必不然矣。

周公相成王中

〔補〕伐奄三年討其君。（孟子。）

近世讀孟子者。以周公相武王爲句。誅紂伐奄爲句。遂以伐奄爲武王事。朱子亦云。奄助紂爲惡者。余按經傳無武王伐奄事。書多方云。惟五月丁亥。王來自奄。多士云。昔朕來自奄。予大降爾四國民命。是伐奄乃成王事也。詩東山云。我徂東山。慆慆不歸。又云。自我不見。于今三年。是三年討

其君。卽周公東征事也。尙書大傳亦稱奄君謂武庚請舉事。書序又稱成王伐淮夷。遂踐奄。然則伐奄決在成王之世無疑。孟子此文。當以周公相武王誅紂爲句。伐奄三年討其君。自爲一句。非武王時事也。蓋緣初學讀書多不能誦長句率於四五字處讀斷。如知和而和。何必讀書。飽食煖衣夫子循循然之類相沿既久。遂以爲固然耳。嗟夫。章句之學。通儒所鄙。然章句之士亦何可多得。韓子云。凡爲文宜略識字。爲文而能識字。說經而能知句讀。此固非易易事也。故今伐奄一事。載之周公相成王時。僞孔傳又謂成王之世奄凡再叛。乃因多方多士篇第失次而誤。說見後多方多士條下。

〔附錄〕驅飛廉於海隅而戮之。孟子

此事時世無可考者。然玩孟子此文。曰驅飛廉於海隅。似前嘗討飛廉而飛廉逃於海隅也者。疑卽武王伐紂之時。史記所謂不與殷亂者也。奄負東海。海隅乃奄東境。蓋因奄未臣服。故得苟延殘喘。至克奄後。始得而戮之耳。然則此事當在伐奄之後。是以孟子連而及之。但於經傳皆無明文。故附錄於此。史記秦本紀云。周武王之伐紂。時蜚廉爲紂石北方。還無所報。爲壇霍太山而報。得石棺。銘曰。帝令處父不與殷亂。賜爾石棺以華氏。死遂葬於霍太山。余按武王既已克殷。蜚廉何由至霍。果還至霍。安能逃於武王之誅。而得從容以終天年。且蜚廉助紂爲虐者。何以帝反嘉之。而賜之石棺乎。此事至爲荒謬。蓋秦趙之人諱其戮。而妄造此說以欺人者。是以譙周古史考。

深所不信。而司馬氏索隱。亦以爲非實也。當從孟子爲正。

〔備覽〕唐叔得禾。異畝同穎。獻諸天子。王命唐叔歸周公於東。作歸禾。書序。

〔備覽〕周公既得命禾。旅天子之命。作嘉禾。同上。

按史記載此事與書序同。尙書大傳及說苑皆以爲三苗貫桑而生。大幾盈車。恐係傳聞而甚其詞者。故不采。

我徂東山。慆慆不歸。我來自東。零雨其濛。鸛鳴于垤。婦嘆于室。洒掃穹窒。我征聿至。有敦瓜苦。烝在栗薪。自我不見。于今三年。詩豳風。

按此詩稱我徂東山。又稱于今三年。是卽周公伐奄三年討其君事也。故次之於此。衞宏詩序以爲周公東征而歸勞歸士。大夫美之而作。朱傳以爲周公自勞歸士之詞。余按此篇毫無稱美周公一語。其非大夫所作顯然。然亦非周公勞士之詩也。細玩其詞。乃歸士自敍其離合之情耳。三年東征。不爲不久。破斧缺斨。不爲不勞。而其詞絕無一毫怨意。若邶之擊鼓。雅之漸石者。卽此可見盛世景象。以爲勞歸士。美周公。此意索然矣。至序所稱說以使民。民忘其死云者。雖得詩人之旨。然謂序其情而憫其勞。所以民說。亦非也。聖人之於民。必有撫愛於平日。矜恤於臨時者。是以民忘其死。非徒用一詩勞之之虛文。卽能有此效也。然則謂序其情而民說。何若謂歸士自述其情。雖極勞苦思念而毫無怨上之心。由於上之愛民有素。是以上下一體者。爲得其眞乎。

既破我斧。又缺我斨。周公東征。四國是皇。哀我人斯。亦孔之將。（詩豳風。）

衞宏毛詩序云。破斧。美周公也。周大夫以惡四國焉。傳云。四國。管、蔡、商奄也。既破我斧。又缺我斨。箋云。四國流言。既破毀我周公。又損傷我成王。余按。破斧缺斨。即敍東征之事。東征三年。爲日久矣。斧破斨缺。則其人之辛勤可知。猶宋人詞所云。征衫着破。着衫人可知矣之意。不得以我屬之大夫而謂斧爲周公。斨爲成王也。朱傳以爲從軍之士所作。破斧缺斨。自言其勞是已。又援斬伐四國之文。斥序以爲管蔡商奄之謬。其說尤正。然謂答前篇周公之勞已。故作此詩以美周公。則尙似有未盡合者。詳味此詩之意。乃東征之士自述其勞苦。絕無稱美周公一語。惟其勞而不怨。由於周公勤勞王室。不自暇逸。是以其民皆悉周公之心。敵愾禦侮。不辭況瘁。至於斧破斨缺而無異言。卽此見周公之美耳。以爲美周公淺矣。以爲大夫所作以美周公而惡四國。尤失之遠矣。

〔備覽〕成王東伐淮夷。遂踐奄。（書序。）

〔備覽〕成王既踐奄。將遷其君於蒲姑。（同上。）

按。唐叔之歸禾。周公在東土。成王在周京也。此文則成王亦至東土矣。疑克奄之後。淮夷尙負固不服。成王因自往視師也。抑不知周公班師之後。淮夷復畔。而成王始東征與。要之。當在伐奄之後。多方之前。故次之於此。

惟五月丁亥。王來自奄。至于宗周。○王曰。嗚呼。猷。告爾有多方士。暨殷多士。今爾奔走臣我監五祀。越惟

有肯伯小大多正。爾罔不克臬。自作不和。爾惟和哉。爾室不睦。爾惟和哉。爾邑克明。爾惟克勤乃事。爾尙不忌于凶德。亦則以穆穆在乃位。克閱于乃邑謀介。爾乃自時洛邑。尙永力畋爾田。天惟畀矜爾。我有周惟其大介賚爾。迪簡在王庭。尙爾事有服在大僚。書多方

此多方篇文。乃初遷殷民後誥之者。

〔附錄〕王曰。猷告爾多士。予惟時其遷居西爾。非我一人奉德不康寧。時惟天命。無違。朕不敢有後。無我怨。書多士

〔附錄〕王曰。多士。昔朕來自奄。予大降爾四國民命。我乃明致天罰。移爾遐逖。比事臣我宗多遜。同上。書序云。成王東伐淮夷。遂踐奄。鄭康成云。此伐管蔡時事。僞孔傳云。成王卽政。謂武王崩七年之後。淮夷奄國又叛。王親征之。遂滅奄而徙之。二說不同。其後王顧諸儒皆以僞傳爲誤。王論余未之見。顧云。多方之誥曰。惟五月丁亥。王來自奄。而多士王曰。昔朕來自奄。是多方當在多士之前。後人倒其篇第耳。奄之叛周。是武庚旣誅而懼。遂與淮夷徐戎並興。而周公東征。乃至於三年之久。孟子曰。伐奄三年討其君。是也。旣克而成王踐奄。蓋行巡狩之事。書序成王旣踐奄。將遷其君於蒲姑。是也。孔傳以爲奄再叛者。拘於篇之先後而強爲之說。

余按多方多士二篇。首二章皆敍殷周革命之由。次二章皆敍伐奄後遷殷民之事。其文大同小異。則多方之來自奄。卽多士之來自奄。多方之自時洛邑。卽多士之遷居西爾。無疑也。多士後一

章敍作洛之事多方絕無一言及之則多方在作洛之前多士在作洛之後無疑也且多方文繁多士文簡豈非前日既言其詳故後日但舉其略與然則多方固當在多士前而奄初無再叛之事明矣王肅說書專攻康成僞傳本王肅之徒所撰故好與康成爲異顧說是也惟謂奄因武庚既誅而懼則尚未盡蓋奄乃東方大國武王克商之後未必深服於周但聖人不窮兵於遠耳尚書大傳謂武庚之舉事奄實趨之然則武庚之叛必與奄連兵是以周公因黜殷而並伐之也故今以多方之文次於東征之後而取多士篇中追敍自奄歸後遷殷遺民之事附於其左以見其爲一時之事說並見後立政多士條下

〔備覽〕成王既伐東夷肅愼來賀書序

周公若曰拜手稽首告嗣天子王矣用咸戒于王曰王左右常伯常任準人綴衣虎賁周公曰嗚呼休茲知恤鮮哉○嗚呼孺子王矣繼自今我其立政立事準人牧夫我其克灼知厥若丕乃俾亂相我受民和我庶獄庶愼時則勿有間之自一語一言我則末惟成德之彥以乂我受民嗚呼予旦已受人之徽言咸告孺子王矣繼自今文子文孫其勿誤于庶獄庶愼惟正是乂之自古商人亦越我周文王立政立事牧夫準人則克宅之克由繹之茲乃俾乂國則罔有立政用憸人不訓于德是罔顯在厥世繼自今立政其勿以憸人其惟吉士用勸相我國家書立政

世傳尚書篇次多方立政二篇並在多士無逸之後余按多方既當在多士前則立政無逸之先

後亦未必果如今之次第也立政言孺子王矣似是成王卽位未久時語無逸戒其逸豫勉以享國之久當是天下無事恐其狃於安樂有初無終之意然則多方立政二篇皆當在召誥前如康誥酒誥之當在金縢前也傳經者失其篇次耳故今仍以立政次多方後說並見前多方條下

周公何以作立政也蓋治國以用人爲要而用人以知人爲先一有不當則民受其殃大都小伯之衆庶獄庶愼之繁人主安能一一而察之待其不才已著而後舍之亦已晚矣故必克灼知厥若乃使之治我受民也然欲庶官皆得其人非廣搜博采不可巖穴之內具有良材羈旅之中不乏奇士惟其賢則用之不拘於親舊也吾故讀此篇而知東周之世卿非先王之制也觀孟子稱文王治岐仕者世祿則是卿大夫之子孫但世守其宗邑初不世爲卿大夫也周衰卿大夫始多世爲之賢才不復進用以故王室日卑政不行於天下匪惟王朝卽侯國亦如是春秋時齊晉最強然皆至戰國之初而遂亡魯衞享國雖久然皆微弱役於大國惟楚與齊晉迭霸至秦幷天下而後滅強且久莫如楚者楚有何功德而能如是余少讀春秋傳心常異之久之始悟其故蓋春秋自成襄以後齊晉魯衞卿皆世傳大夫亦多世者世則不必其賢而楚獨能用賢故也孫叔敖舉於海觀丁父彭仲爽皆舉於俘固已伯州犁然丹皆鄰國之逃臣初無蚍蜉蟻子之援而仕至右尹太宰然此猶自來奔而用之者至申鮮虞僕貰於魯以喪莊公而楚聞其賢遂召爲右尹其汲汲於求賢如是厥後王孫圉聘於晉猶以觀射父左史倚相誇于鄰國而曰楚惟善以爲寶是

知楚人專以用賢爲事。是以強且久而莫與比也。甚矣。周公之訓之爲至言也。至秦。以法令馭天下。惟取史能守法。不復問其賢否。故吏闕冗者多。漢興。始下求賢之詔。以故守令多以循良著者。然由恩澤佞倖鑽營權貴而得進者。亦復不少。元魏既衰。始循資格。隋唐以降。競尙科目。由是授官惟憑科目。遷官但用資格。不復以度德量才爲事矣。宋太宗論科目。豈敢謂拔十得五。拔十得一二足矣。夫果拔十僅得一二。彼八九人之相我受民者。固已不勝其弊也。信乎文武成康之治之非後世所能及也。說並見別錄周政通考中。

〔備覽〕越裳氏重譯而朝。曰。道路悠遠。山川阻深。恐一使之不通。故重三譯而來朝也。周公曰。德澤不加。則君子不饗其質。政令不施。則君子不臣其人。譯曰。吾受命於吾國之黃髮。久矣天之無烈風淫雨。意中國有聖人邪。說苑

〔存參〕越裳氏重譯來貢白雉一。黑雉二。象牙一。使者迷其歸路。周公錫以文錦二疋。輜車五乘。皆爲司南之制。使越裳氏載之以南。緣扶南林邑海際。期年而至其國。古今注

按。此事不見於經。惟尙書大傳及說苑有之。然於理無所害。但大傳文有脫誤及不經之語。故采說苑之文載之。大傳以此事爲在歸禾之時。說苑以爲在三年之後。要之當在成王歸宗周後。故附列於此。至古今注所言頗近附會。恐係後人增飾。然亦未有以見其必不然。姑附存之於後。

惟二月既望。越六日乙未。王朝步自周。則至于豐。惟太保先周公相宅。曰若來三月惟丙午朏。越三日戊

申。太保朝至于洛卜宅。厥既得卜。則經營。越三日庚戌。太保乃以庶殷攻位于洛汭。越五日甲寅。位成。書召誥。

若翼日乙卯。周公朝至于洛。則達觀于新邑營。越三日丁巳。用牲于郊。牛二。越翼日戊午。乃社于新邑。牛一、羊一、豕一。越七日甲子。周公乃朝用書命庶殷侯甸男邦伯。厥既命殷庶。庶殷丕作。同上。

周公拜手稽首曰。朕復子明辟。王如弗敢及天基命定命。予乃胥保大相東土。其基作民明辟。予惟乙卯朝至于洛師。我卜河朔黎水。我乃卜澗水東瀍水西。惟洛食。我又卜瀍水東。亦惟洛食。伻來以圖及獻卜。書洛誥。

成王仝諸侯城成周。以爲東都。崇文德焉。左傳昭公三十二年。

成王定鼎于郟鄏。卜世三十。卜年七百。左傳宣公三年。

按此文。則遷鼎於洛者成王也。而桓二年傳云。武王克商。遷九鼎於洛邑。與此異者。蓋古人之文多大略言之。遷鼎由於克商。克商武王之事。不可云成王克商。遷九鼎於洛邑。故統之於武王耳。猶之魯晉諸國皆封於成王世。而成鱄謂武王克商。封兄弟之國十五。姬姓之國四十也。猶之武樂篇中稱桓桓武王。於皇武王。必非武王所自作。而楚子謂武王克商作頌云云。又作武云云也。猶之成王之世。周公東征而奄始滅。而詹桓伯謂武王克商。蒲姑商奄。吾東土也。且王孫滿以周人專敍周鼎沿革。不應誤引。而臧哀伯魯大夫因諫納郜鼎而語及之。非其意之所重。其詳固不

暇深求也。故今棄彼而錄此。

戊辰。王在新邑。烝祭歲。文王騂牛一。武王騂牛一。王命作冊。逸祝冊。惟告周公其後。王賓殺禮。咸格。王入太室。裸。王命周公後作冊逸誥。在十有二月。書洛誥。

此上皆記成王周公營洛之事。○惟告周公其後。僞孔傳以爲立周公之後於魯。蔡傳以爲使周公留治洛邑。蔡說是也。作冊逸誥。僞孔傳以爲使史逸誥伯禽。蔡傳以爲誥冊史逸所作。二說皆非也。何者。凡諸祝誥皆當成於史臣之手。然他篇悉不載其名。不應此獨記之。且無關於事理。於文可省。蓋逸者。失也。乃逸書逸詩之逸。此篇後日之所追記。故其中多缺文。其祝與誥蓋失之矣。然祝誥雖失。其大意則可知。故綴其下云惟告周公其後。冠其上云王命周公後。文義甚明。不煩曲解。且傳作史佚。不作逸。恐不得以此爲彼也。

〔附錄〕惟三月哉生魄。周公初基。作新大邑于東國洛。四方民大和會。侯甸男邦采衛。百工播民和。見士于周。周公咸勤。乃洪大誥治。周書。

此文在書大誥之後。康誥之前。舊誤以爲康誥篇序。蘇氏以爲當在洛誥篇首。然以文義揆之。亦不甚合。蓋不知爲何篇之序。而其誥已逸耳。三月。僞傳以爲作洛之三月。然庶殷猶未丕作。何以四方即大和會。安知其非次年周公尹洛之三月也。皆未有以見其必然。姑附錄於此。

惟三月。周公初于新邑洛。用告商王士。○王曰。告爾殷多士。今予惟不爾殺。予惟時命有申。今朕作大邑

于茲洛。予惟四方罔攸賓。亦惟爾多士攸服奔走臣我多遜。爾乃尚有爾土。爾乃尚寧幹止。爾克敬。天惟畀矜爾。爾不克敬。爾不啻不有爾土。予亦致天之罰于爾躬。今爾惟時宅爾邑。繼爾居。爾厥有幹有年于茲洛。爾小子乃興從爾遷。書多士

此多士篇文。乃作洛後誥殷民者。○按此篇云予惟時命有申。時是也。時命者。蒙上大降爾四國民命之文。卽多方之命也。申重也。多方已命多士又命。故云申也。蓋多方以遷民故作誥。多士以營洛故作誥。故多方云。爾乃自時洛邑。尚永力畋爾田。多士云。今朕作大邑于茲洛。予惟四方罔攸賓。亦惟爾多士攸服奔走臣我多遜。營洛以後。更無他事。何誥之有。然則此篇在多方後益無疑矣。蔡傳亦謂遷民在作洛前。然不知多方卽以遷故誥。遷民旣在前。多方安得獨在後邪。故今次多方於東征。次多士於作洛。庶其事之次第。一望了然。說並見前多方條下。

周公曰。嗚呼。君子所其無逸。先知稼穡之艱難乃逸。則知小人之依。相小人。厥父母勤勞稼穡。厥子乃不知稼穡之艱難。乃逸乃諺。旣誕。否則侮厥父母曰。昔之人無聞知。○周公曰。嗚呼。繼自今。嗣王。則其無淫于觀。于逸。于遊。于田。以萬民惟正之供。無皇曰今日耽樂。乃非民攸訓。非天攸若。時人丕則有愆。無若殷王受之迷亂酗于酒德哉。書無逸。

此篇仍當次於多士之後。說已見前立政條下。○周公何以作無逸也。大凡人主值四方多難之日。則憂勤惕厲之心易生。當太平無事之時。則驕奢安佚之念漸啓。方成王之初政。商奄迭畔。王

宅不靖。成王之不自暇逸。固也。商奄既定。天下宗周。飛廉戮。淮夷服。肅愼來。越裳貢。此正人主逸樂將萌之時也。然人主一有逸樂之念。則於庶政必有略不經意之時。一有逸樂之念。則左右臣僚之窺伺我者。必有逢迎意旨以惑君心而自固其寵者。昔梁武帝以開國之君。及其晚節。百度廢弛。竟致侯景之亂。唐明皇帝躬戡大難。致開元之盛治。其後亦以荒淫無度。馴致安史之亂。播遷於蜀。周公知其如是。是以作此戒王。以預遏其萌也。故周頌云。成王不敢康。夙夜基命宥密。惟成王能服習周公之言。是以不敢荒寧。克基天命於無窮也。唐魏徵謂創業易。守成難。宋李沆數以四方水旱入奏。以爲太平無事。恐啓人主泰侈之心。其意蓋皆本之此篇。此治忽興亡之大要。故古人皆兢兢於是也。○吾讀洪範。而知武王之所以繼唐、虞、夏、商而成一代之盛治也。吾讀立政。無逸。而知成王周公之所以紹文武而開八百年之大業也。六經中。道政事者莫過於尚書。尚書中。自堯典禹貢皐陶謨以外。言治法者無如此三篇。然虞夏書文簡意深。而此則明切曉暢。學者於此三篇熟玩而有得焉。於以輔聖天子致太平之治。綽有餘裕矣。惜乎世之學者。惟務舉業。而於此多不究心也。唐李德裕幼而敏捷。武元衡問其所嗜何書。德裕不應。其父吉甫責之。對曰。武公身爲宰相。不問理國調陰陽而問所嗜書。所以不應。然則分詩書與政事爲二。自唐已然。朝廷以六經取士。果何爲邪。其亦可歎矣夫。